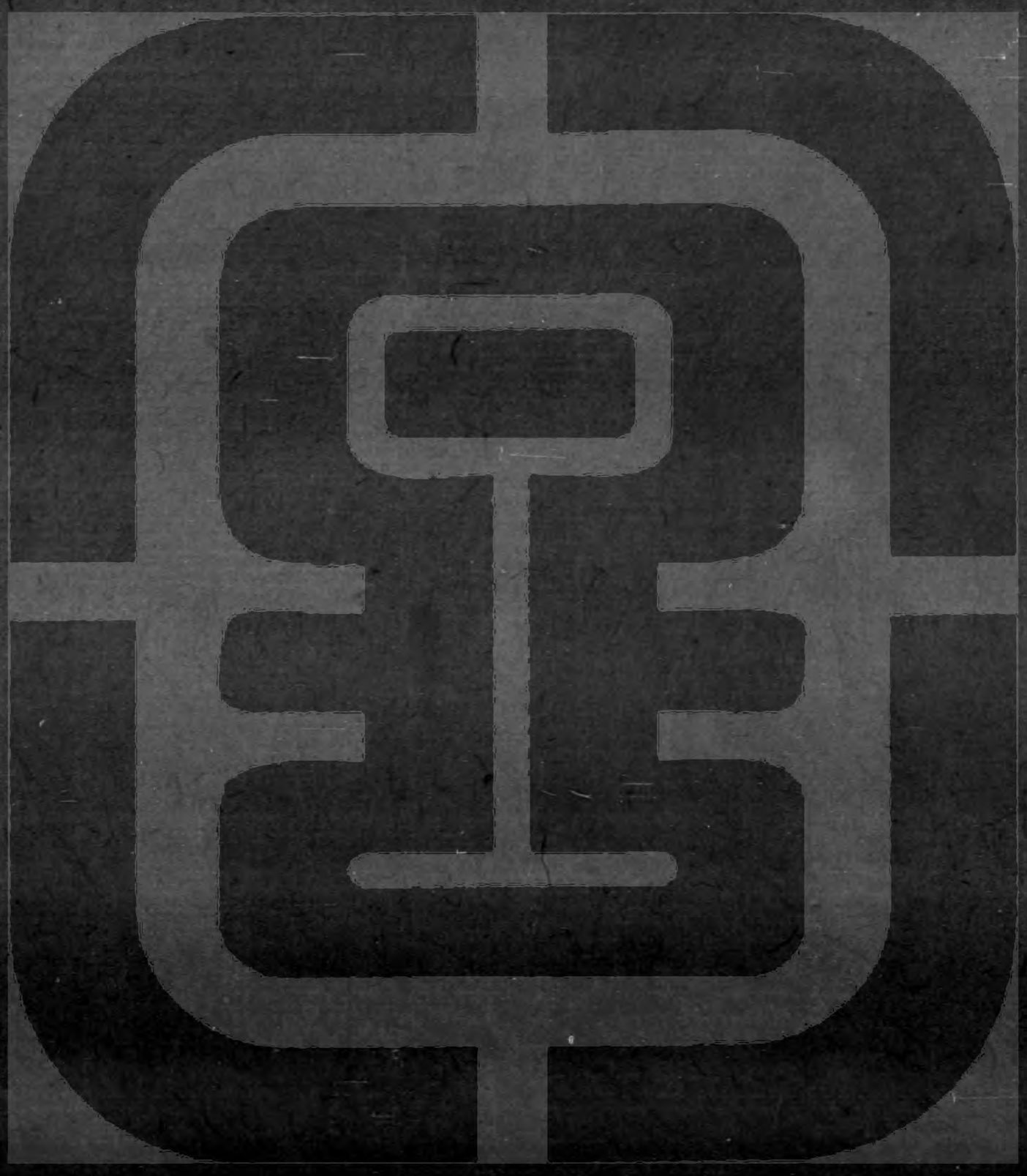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三十三　三十四　內畫三頁

計八十七頁

第三函第四本

孔丙齋校

廬州府志

水利

楊循吉曰合肥前莫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舒則南西皆山尤多美田山泉之利號稱膏腴獨不濱湖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薄平衍故有塘廬江有山東濱湖而平田居其七八故有塘有堰有壩有灞有蕩湖山並資以為灌溉由是歲鮮不登無為雖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為巢湖諸水之所出故多圩田其大者有十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蹈其害巢西濱湖東通大

江多圩田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壩而塘之大小雜然相望然當隴阪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僅僅不足旱則耕農先憂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六安皆山田故多蕩堰而無圩其民不專事樹藝若山谷所生果蓏蚕漆之類舉足以自給其利又多在山英山山益多惟有堰田霍多山其半為平田有湖有堰有塘

江防

本府所屬無為州東南濱臨楊子江上接桐城六百丈巡簡司下距和州裕溪巡簡司計二百三十餘里江心與銅陵縣昌等處為界沿江原設土橋泥汊奥龍河三巡簡司官兵巡緝邇年江洋多事萬曆元年操江都御史洛陽董公堯封建議題　請以本府同知兼管江防併改無為州同知移住泥汊司專管其事仍以徽寧兵備道督理增置兵船分布防守　土橋河巡簡司上自石灰河起下至鯉魚口共七十里中有化魚口宋家灣對江十里為楊林洲與江南信服洲白沙洲相近號為三江口蘆葦叢生乃盜賊淵藪　泥汊河巡簡司上自鯉魚套起下至薛家灣共五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及廬江船隻往來　奥龍河巡簡司上自薛家灣起下至奥龍墩共八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船隻

太守盧藩廬江四辨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于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惟求于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楊州之地為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淛江出馬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蠡縣西是也經又云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山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得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楊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古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國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六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尋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

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云人生而神靈居于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云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于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湔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里志云湔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湔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湔嶺湔水逕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滙于彭澤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右辨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于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代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云廬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

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
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
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於句澨楚西
境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
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
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
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
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
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
六與蓼皆滅于楚已滅而滅孫辰嘆曰皐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改同食
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塞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
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
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
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
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同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
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
水分流而已其源寔同而所流寔異也故皆曰肥今二

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覩其為夏與肥合者乎合于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辨合肥

按圖記今冶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郡帥囚于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于荒谷郡帥囚于冶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于城豈囚于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寔有鉄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辨冶父山

高誨地理辨

馬氏輿地考廬為古廬子國予疑其治當在今廬江或無為而今之府城是即秦時合肥縣治也漢以其地分為廬江九江二郡按廬江所屬為縣十二若舒居巢襄安潯陽皖等處皆在今邊江及江南一路九江所屬為縣十五若壽春浚遒合肥歷陽鍾離等處皆在今淮以南一路至晉改九江曰淮南并廬江為二郡其合肥仍為淮南使合肥即為郡治則當屬廬江而不當屬九江

暨淮南豈有倚郭之縣而分屬他郡耶又晉史載袁真為廬江太守攻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垣遷其百姓而還則郡縣之守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合肥為合州而隋復改為廬州則移郡治于肥當自隋始也唐因之為郡領縣五曰合肥慎巢廬江舒城巢今日所屬即隋唐遺制也

王萬年廬江地理辨

廬江漢應劭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之是但知今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郡人高誨氏辨其當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並列為廬江屬縣隋始并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巢縣城口鎮置無為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于漢晉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爾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此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以蒙

為廬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可攷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治在灊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于合肥乃并省灊龍舒地置今縣而仍以廬江為名景泰庚午修學築墻得宋建龍二年修縣治碑于土中祝氏記曰廬江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庸為列郡隋大業中改為縣況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謂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併灊云何蓋考歷志吾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灊與龍舒亦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可想也一統志以灊城古跡在廬江南三里左傳注廬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灊川又為邑名則灊之併為廬江益明矣況今大城金牛城濠隍儼然形勢亦壯安知其非廢址與但班固漢志注灊天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灊之在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徧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尚有與今不合而況於固乎曄以後皆盜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灊名自春秋戰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安慶本漢皖城後為懷寧縣清朝玉照二鄉宋人

於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年始析置縣名曰灊山安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者而紊之耶且二縣俱以山名又非止曰灊也不然則灊江之灊於灊之灊皆可言灊矣噫世遠跡荒湯無稽攷吾惟會其理而已矣烏敢盡信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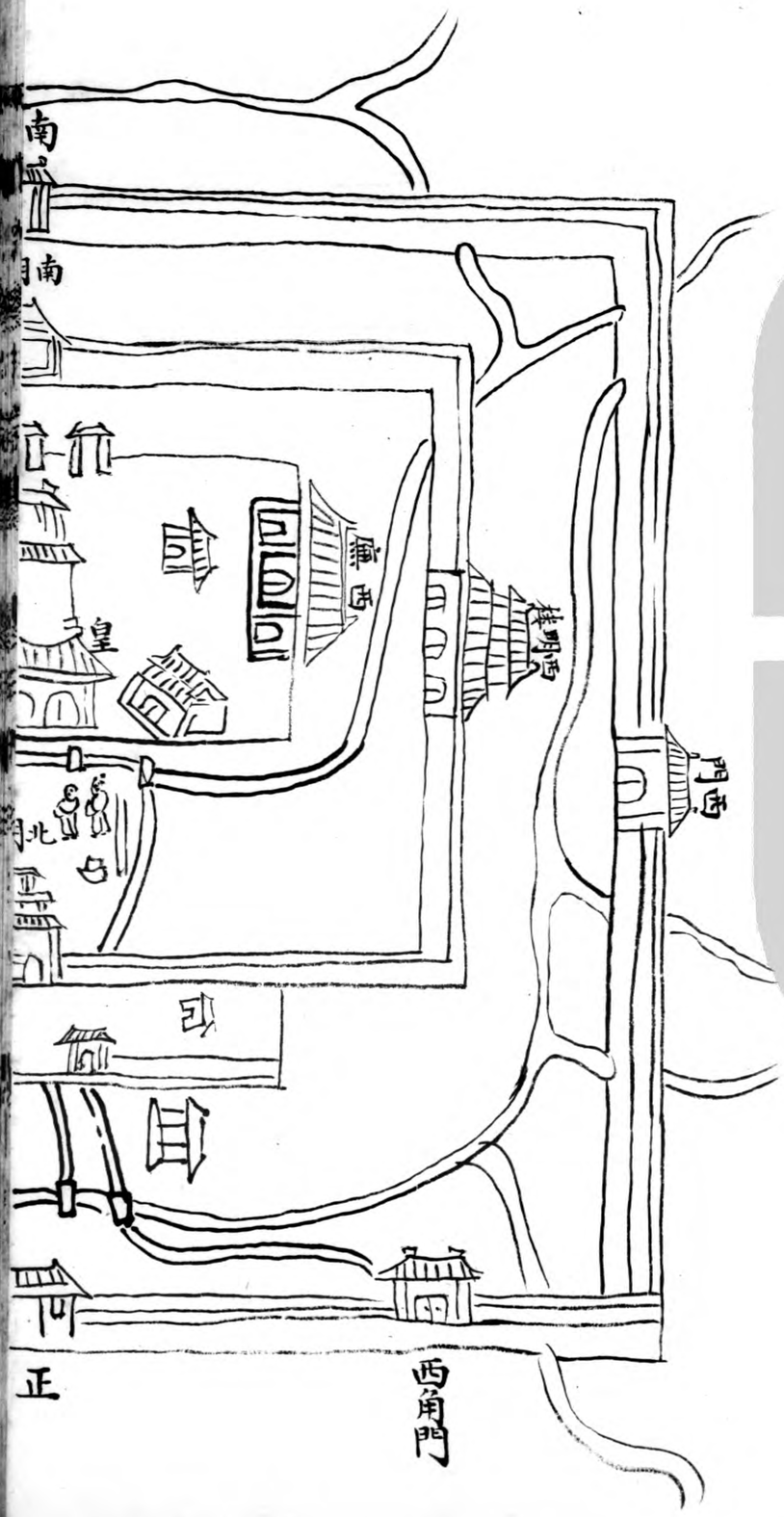
霍山縣志

吳儀部云吾霍僻在一隅東界桐城安慶南界潛山大湖西界羅田麻城北界商城固始阻山帶河路達三省如棠梨塢山如萬人愁山如東流河如梅河延袤連亘五百餘里險隘之區盜賊之藪也

北至徐州蕭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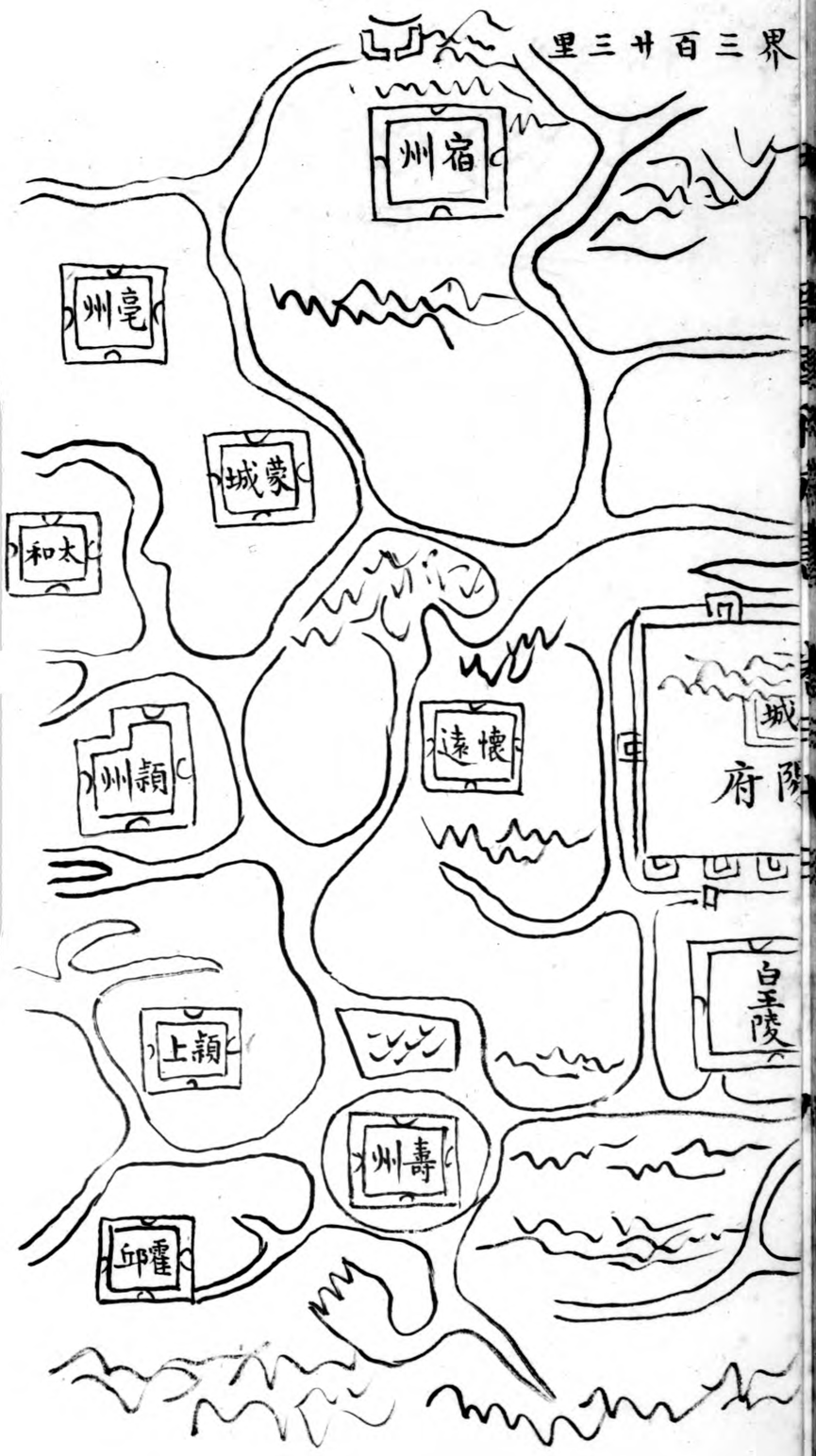
南至廬州府合肥

東至揚州府寶應縣界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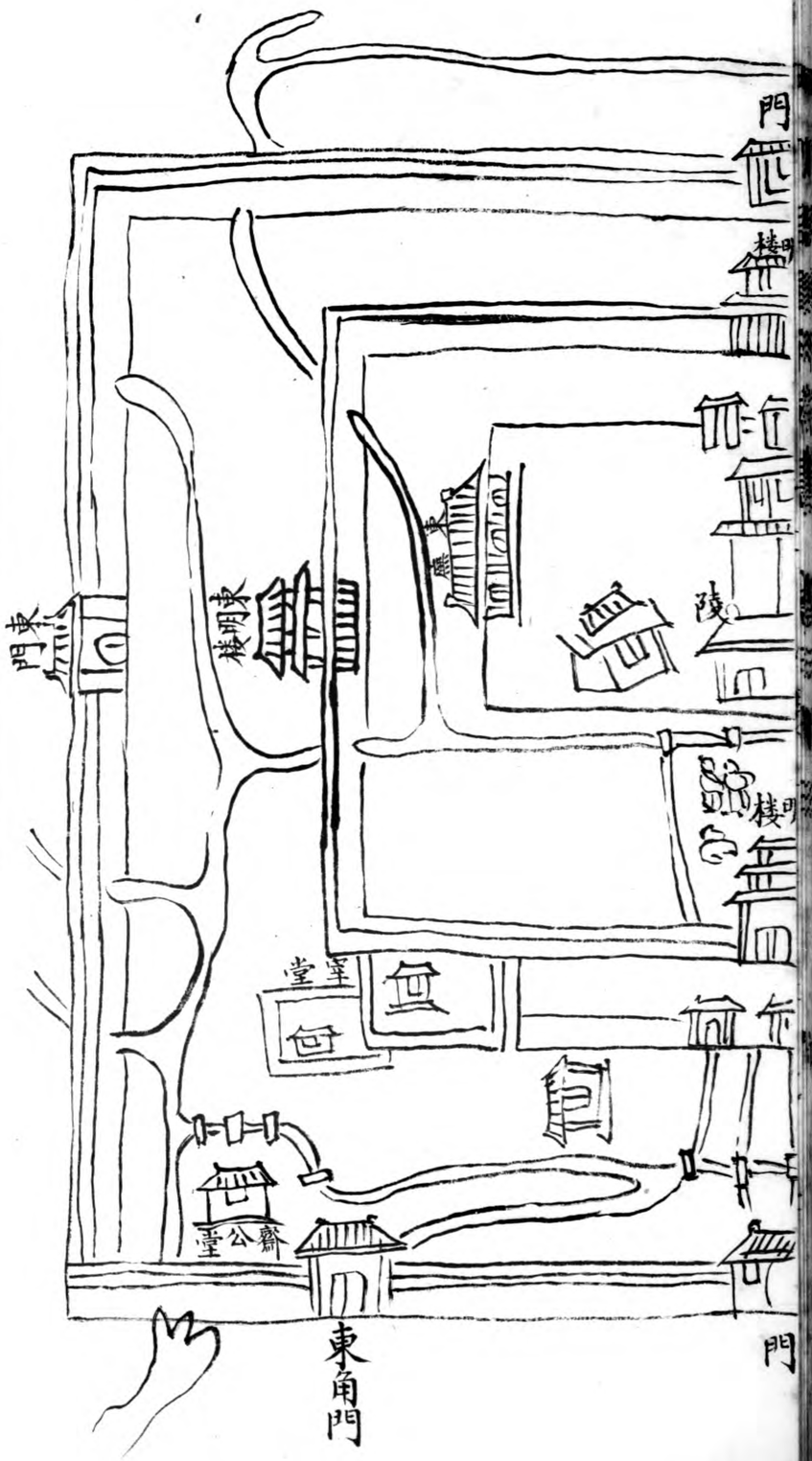
西至河南開封府項城縣界五百九十里

卷三十三 十一



鳳陽府志

文新曰余不佞作賦役篇戶口有土編之數里甲有新舊之額田地有起存之徵稅斂有南北之分輸納有投櫃納錢之便凡五則而鳳陽之賦役盡于此雖然賦必有土而役必有力也今鳳陽之民力額失者十之九厥土則反增二之一寔戶者也散而之四方詭寄者也潛而入于國中此安得不十徵而九虛哉夫民有定居不擾之焉可也畝有常額不履之焉可也商有　次不藉之焉可也然而邑之流耗在前擅難卒復余故諄諄謹裁其應復之事三附于賦役之末以俟君子其一曰民



丁失額宜復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舊
志尚載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
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歷今四十餘年編民止存老
幼四千七百口里雖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五
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此其勢非駢連則株連合
無急宜歸併將見在編民仍以一百一十户為一里推
孝弟力田者為一長而揔其十輪為役其或里不足二
十有六之數則急招徠於外方無田與地無食與陳無
種貸之新庶幾　國初之原額可復而　新朝之元元
可聚云爾其二曰田地澄增宜減萬曆六年官民田地
一千六百三十七頃一十三畝有奇
石萬曆九年清丈令奉江陵相帷謹編民黃儒立弊于
箠杖之下佐史豪猾偵令意遂將山岡湖陂古荒俱
行魚之地一概丈量則又出一千三百頃焉而分注于
二十六里之編民嗚呼民又復何堪加此不毛之田地
乎合無軫念新丈之田原非額田當將新加粮馬分別
應革應減應停此寔身痌瘝乎乃民者也其三曰客户
詭寄宜清鳳邑為王畿之地故勲戚衛所官舍無差甚
盛典也其後勲戚衛所之樓房舖舍田地產業漸為外
方行商者有之往往假名借姓冒作一家又有外州縣

民居城中原籍則隱射自此兩輩獲地方之利而不當
地方之差則詭寄之奸宜杜三者復而後民可得而聚
地可得而闢也嗚呼苟得即復此三病以與民更始則
文新也便宜從事亦何敢讓未遑寄空言云乎哉

農政篇

臣惟職任鳳陽之地地方東西七十里南北九十五
里饒　陵寢郡邑蹊道祭田賜田屯田牘粉田外餘
有西南郡一帶皆山崗磽确土石伴錯谿谷流水無
有山林藪澤魚有里雖險有百而穀土不能處二議
者皆謂罷任足重民苦不能負租稅故逋逃輒欵減
額更編甚至議停議還此皆不可必易之數也鳳陽
地有餘力而民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謂粮少與有
可耕之地而無民而謂差煩罪皆不在民而在司民
者無法以教之耳夫粮少者耕食不足也差煩者民
散不聚也使耕地盡闢則粮不患無餘蓄民力盡聚
則役不患無餘任以期月已可之政易不可必易之
數是不減而減不更而更乎今職仰體而思設身以
處地條有六欵一區田無樹畜二民居在徵粮三聚
貨四行水五積產六招徠此就鳳陽之地而均度之
也

一區田

鳳陽地少川原溪澗之水則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之法無所用之惟是一望高燥阪原此謂之旱田旱田之制其疆有二田區田一也其次圜田天下之大索三中州河以南江以北西華以東至于岱疆皆謂之周索皆區畫灌溉以為田疇非若戎索山多可以畜牧越索川多可以蓄水者鳳陽惟區田最宜而區田之法創自伊尹因湯七年之旱故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色水澆稼其法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但民力貴聚按法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行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寸長濶相接通二千五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窪令種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敢煩而每畝之泉其施七尺冬涸之時四七其尺則夏秋可以不乾旱則引弔烏汲水澆灌結子時鋤壟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此潼南凡無川水之地皆如此播種依此法布種大率一家五口可種十畝耳又按志鳳陽稻秫粟稷三麥五豆二麻絲棉俱有五穀四菜茄瓠不無而缺

在不責成一收家一穀田則一蔬園穀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燒苜蓿二三月種稷山藥及芋三四月種粟黍芝蔴及大小荳七八月種蕎麥及大小麥豌荳節次為之不可貪多雜種各有區畫蔬園之制又在於高其種正月墾瓜田二月種茄瓠三月瓜芥四月薑藍木綿紵絲靛五六月蘿蔔蔓菁七月波菜八月蒜薤葱韭九月油菜如此用力省而功倍不必於犁但鍫钁墾劚最便貧難田家八法區田圍田架田梯田塗田沙田代田徹田而區田為首寔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職親勘焦山一員地約率二十家〻四廬於其田上一家五口授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畝而中公五十畝以代官耕則五家通力合作也而親導之以開墾上為園下為田中掘一井以三月俶載修農具四月法種尚及時以為民先惟我同寅協事田畝不過于一日二日則同寅至不過于五日六日則親至而勞之區田既成種樹次之按志榆柳棗杏桑柘及槐外而栗梨榴李桃柿松栢皆有今職亦先率此二十家之民使畝之上有廬廬之上有山林亦家一畝而皆樹之以十五色本月正立春後修種諸果木栽榆柳二月接桑果三月移石榴五月移竹稼棗種桃杏李梅核六月鋤桑皆

有其時依時行之惟我同寅亦又如初則鳳樹漸包一
可以佐穀蔬二可以改燧火此種樹之要利故次區田

二居民

區田種樹之條既設不為之定居民則民不聚民不聚
則田園山林復崛於墟令職以二十家為率家約五口
五家連廬四廬連畝畝家五其畝以十五五二百五四
其五五而千家一以粒官則有二十之收官公此二十
則不私其二十家之畝而定為口分永業之制使老而
傳餘而闢新而收絕而續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畝當
其畝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畝二當一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畝三當一則二十家有此五其畝之世業樂歲
足以自給凶年免於死亡雖引之使流移逃匿不為也
而又選其家之五口一人馬而少俊秀教之學文果敢
敢之擊劍二人馬而長其一人習工百技藝其一人貨
貿遷有無其強壯者二人居要偶相耘鋤如此習以成
風勿失其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之道也則由二十
家而通之二百家由二百家通之二千家二千家而通
之二萬家雖由此百萬家皆無不樂其樂而利其利未
有不相與融祿而來聚負荷而向耘矣鳳俗不積囊為
其民之寡也地之荒也民寡則囊少地荒則不積令職

既教民區田利在糞種不糞種而區田又無所用之矣約二十路而揔於四路都畐若鋪店村集之所五家同茇一厠土三其合深五尺修廣各三尺廛之家厠五取以供廬之家畝二其利相掩也而野有鄰五隣長為里城有比五比長為坊里不率於隣坊不率于比不過五日六日余則西路一至馬隣無厠而責之里比無私(厠)而責之坊揔不催於揔其罪同則有罰一次不茇出穀一石于是乎隣里比坊則無不厠可得而糞矣而後約二十家之廬鳳陽之廬廬於南者其向北廬於西者其向東廬之上有林則廬之下必有塘塘家半畝五家而連二畝之半及今三月修隄防達溝瀆時也協力旋旋掘下歲一濬深一尺積十歲之深而塘者為澤則旱(無)無乾之患而後縱以鵞鴨鳧鱉收以鯉鯽鯿縺之生而漁者利於塘矣二十家之畜一馬二牛足以引重里群其羊足以資貨而牧者利於野矣家以犬豕雞豚而老者利於堂矣余以二十家為先教之種而導之畜庶幾將來旱田之需富其無越于此矣乎

三聚貨

民居既煩不為之聚貨則民無所安生鳳陽創自　國初為湯沐重地建立城基之始本取南門外山澗來水

西一流由西華門外轉右甲門外古澗繞城東北入淮河東一流自大通橋古澗由朝陽門外入臨淮縣淮河與西一流水合因淮水雖城太遠故設小閘河一道緊承前東西二汊來水為玉帶之形以聚風氣此河未淤以前科第頗有民亦富庶既淤之後人窮財盡文運且索然矣議者謂欲復不可然難之者又以白塔墳來脉旺閔濬之則有傷故遂不果職思鳳陽與廬淮揚並隸四為府廬州河接城下淮揚河達城中各有聚商馬頭旺以民豐財裕即本府西懷遠縣東臨淮縣亦有聚商馬頭故二縣較鳳

虹為獨富彼三府二縣皆得河利獨此首府首縣反水陸隔絶非創（建）劍之不善也寔年久淤塞旺致令歎比迹於三府二縣之庶何道以策之職因往十里程涉淮見舊有小湏長百餘丈濶二丈餘問之里人乃舊泊船旺也莫如從此現有舊址稍加疏濬使深一丈庶四尺便成通濟況值時荒建此興作民皆就食上得其力下需其養勝于捐賑旬餘告成此其易於為力矣然又不可不知也先是運船商船直抵北門四方之貨湊集焉河道何以能塞哉蓋厥後當道孔豺漁獵于貨甚於箕船向者未沾其利來者已受其害為此商船不至而長

淮衛卒家作堤防以曲私利而運道閘河遂為旱壑今
濬其塞而疏其口事亦關風氣之所轉矣以葭爾之邑
出之幣則無餘徵之輸則誰何籲之四隣四隣其於我
乎何與無已其損已之俸能盡如二十家之種蓄則由
家而隣由隣而里由里而鄉由鄉而都由都而縣地雖
儉於百里民可封而殖也邑民既聚而復後其三十之
力焉是不亦廢民攻之而不日成之者乎君子有志者
何患事不竟於成職將公畝畝而遂以及滹沱此亦鳳
陽之時之勢則然也語詳在申文

四行水

古者一夫為遂四其十為溝一其十為洫則一故九洫
一澮而一井之田可南東其畝也自井田廢民不知有
溝壑之法然如秦鄭白渠魏西門豹之鑿渠楚孫叔敖之
堤芍陂國與民兩受其利漢唐以來循吏尚有加意此
者今鳳境南苦旱而北苦浸則地勢然哉設令無行水
之法溝洫不如西洫川不如北而欲其疆場之翼二黍
稷之彧二也不可得矣故鳳陽之為湖五方丘湖白湖
月明湖華皮湖東西湖而善用湖者以佐溝其澗十曾
山澗陡山澗遺碑澗魯山澗青山澗水流入淮獨山澗魯山
東澗魯山西澗射子口澗龍子口澗而善用澗者以佐

川其為二十有八泉塘柴塘側塘清流塘東官莊丁丁塘官塘樊家塘石塘曹塘薛塘虎山塘神仙塘門塘老公塘神仙黃水塘石窟塘茹家庄小塘上周塘下周塘老婆塘李八公塘菱角塘長春堂寧定塘金魚塘九里塘焦山塘窑塘而善用塘者以佐洫其滃三界滃東宮滃西宮溝溝則非有源之滃耳不可以畜水瀉水六水之道不傳民雖竭力以耕天則不可以常恃欲其大旱之不槁大潦之不浸不可得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此治田行水之法之也使洫川北滙則其畝南滃洫西行則其畝東故能知此而田可方可直可梯可以四不等形可斜可中廣中狹可以廣狹不等可曲尺可凸可凹可圭可半圭可抹角察其地勢而無所不可矣

五積產

積產穀為先穀之屬六最宜為麥麥有大小二種大麦麰小麥來大麥為五穀之長然不如小麥美小麥無穀穀麥熟以仲夏種以白露介于夏秋之間者為黍為稷為粱夏種其候椹赤鳳謂之蘆稌為秫〻可作酒國初悪酒故嘗禁種為荳〻有五色青黃赤白黑種最蕃為稻稻數十百種歲易為良揔之米紅者與秈秕稗類草鄉夫亦收食之不種糯稻為米以釀酒穀之可油者芝麻

夏至種之小荳亦然大荳榆莢時有兩期荳之以春夏熟者有蚕荳有豌荳麦之以秋熟者有蕎麥蓋穀類多不可勝紀紀其在鳳者與農則農師可積而貯也蔬次之蔬之屬四十有五白菜種最多惟春初黃芽最美韭黃紫花菜次之辛者為芥為紫蘇蒔蘿為茴香最益人者山藥餘為莧為茄為菠為薤為葫蘆為姜荳為扁荳為冬瓜為菜瓜為黃瓜為秋黃瓜為絲瓜為苦瓜為胡蒌樹而花生者為黃雀菜三月黃可採食生于道旁者為杕杜一莖三葉葉青帶滑三月花寔類完目故唐風曰其葉青三其葉滑滑小雅曰有睆其寔為其生于道旁故以起興而賦行道之人也朱子杕解作特杜解作赤棠水中生者有水旋葉類甕菜空莖可鹽作和食亦治泄瀉瘻之類皆可薦鬼神蓋王公也生於水而可蔬者為茭白為蒲筍附於木者為木耳為　菇二種產於　皇陵者為最多兩而土生者為蘑菇為雷菌為黃菇不種而野生可采者為香蒿紅花菜黃花菜葦管菜巖合花白合數種皆產南山中又有楸花樹生蔓如葛其花類黃雀而紫三月花果又次之產於鳳者含桃最早其次杏梅李李有紅白青三種桃種亦多貢婆果花紅林檎葡萄梨棗

栗柿〻一種大者如杯石榴有數種有銀杏産於地而可嘗果者西瓜水生而可供盤具者藕蓮寔菱芡荸薺米属有十有九蔬與果勤農事者不廢木於民用最切宮室器具材焉鳳土所宜木柏檜惟松少然禁城圓丘中松大十餘圍如虬龍鱗甲不異南中槐柳榆最多榆柳之條可以為斗斛榆別有一種葉小而文理細者栗次之椿朴黃楝楝樗檀棠梨白楊青楊皂角楮鳳地甚宜楮然楮木能為紙烏桕近亦有為油者又有一種蠟樹生虫作白蠟可於田岸遍插三年歲收其利甚溥有荊條可以編筐籃作糞具亦農家之所需也可蚕者桑

柘植園圃中為觀者梧桐梓垂楊石楠冬青黃楊楓在鳳惟魏國祖墓大半皆楓木属凡二十有九竹有青竹有斑竹有紫竹青竹最多可為器有黃金嵌碧玉竹碧玉嵌黃金竹有鳳尾竹東坡竹此二種高不過二三尺箭竹苦竹近亦有植者数品多植花園間有一種名天南竹者非竹類寔大如桐子成穗冬春朱寔離離俗傳能禳火竹可以笋則為蔬可以編則為籬可以漚則為紙竹之利亦溥矣哉故凡木與竹二者在鳳與工則工師可積而貯也鳳産藥七十二種其上藥者雲母鐘乳槐寔榆及牛膝菖蒲菊花薯蕷松脂辛夷桂柏寔藕寔

女貞寔兎絲子茺蔚子車前子蛇床子蒲黃天麥二門冬也其中藥者石膏五茄皮栝蔞寔苦參玄參牡丹桑根白皮茅根王瓜根地榆澤蘭梅寔桃核仁杏核仁蓼寔莫茱萸其下藥者青箱子附子半夏覆盆子楮寔子莞花凌霄花柳花郁李仁夏枯草葱寔薤商陸并大戟其餘神農之所不經者有蓷益母草也有何首烏香附子紫蘇子蓮蕋產南山中靈芝黃精柴胡桔梗遠志天花粉艾草烏前胡蒼朮山查扁竹貫仲牽牛金銀花馬兜鈴皆療病之要藥舉其大數在鳳者與醫則醫師可積而貯則也羽之屬三十有三惟天鵞鳳以　上供者出河北亦不常有其字於家而常畜者鵞鷄鴨家鴿野而鬻而市者雉水者鳧稱珍錯者鵯鶉青鶴間有畜者野禽則雁鶺鴒黃鸚鵡鵯鷀鸛鵲鸜鵒鵰隼賀鷄鷁老鵲雀鴆鶖秧鷄竹鷄白頭公百舌鴉鸇鸕鷀其蠟嘴黃雀以春至翡翠亦間有多穴巢水涯間獸之屬十有八鹿獐以活供棉羊山羊獾獺以皮供牛有水牛有黃牛用以耕者乘者有馬有騾有驢且以負載犬以守猫以捕畜而祀者猪羊穴而祀者兎以毛取者狐貉貛有兩種有猪貛有狗貛為物害者狼故有鳥獸之在鳳者與虞則虞師可積而貯也魚在鳳淮產惟白魚其出冬杪至

春正月惟鯉最稱珍品魴鯽次之刺魚次之春及夏出鱘少陽魚間一有之青魚鰱鯶鮎及他雜魚不可名者多有莊子所觀儵今不知何魚鰻鱔蝦之屬亦多有之介惟蠏為珍八月不食九月乃食黿及鱉産淮水中黿在處俱有螺蚌河港積水有之亦有長似蟶圓似蛤蜊者人罕食之故有魚鱉之在鳳者與漁則漁師可積而貯也他如蟲豸至微有全蠍則有壁虎以制之蟲如螻蛄蚯蚓此四月節氣之初候也螳螂蜩此五月節氣之初終候也蟋蟀萤為六月節氣之二四候雖無用而得其氣候亦不可不紀然凡物皆可貨也日中不市有無不遷何以國為民利蚕桑為上而鳳昔稱蚕富國今也失之不蚕絲少木棉花種者少桑不以溝渠故亦少故鳳衣被冠履率以重直取之南北賈人藍紅藍花小藍頗有種者終少不足為利今而後余撫南方人而復興焉鳳其有衣乎鳳俗家不釀酒不沽可也醬酪家有之可不沽也荳芝麻菜子俱可油然概取之市貨其為鳳産而他所不得同者為明角帶明角出廣東至鳳為帶瑩潤如玉

煮之非此水色澤不耐出刀

餅其次黑墨紙扇蒲扇白蠟

六招徠

招徠在不憚勞不後時不爽信職近盖伏讀　天啟皇帝詔書內云近京各州縣及各省開墾水田往〻既墾成熟被勢豪或經管地主混占告奪以致人無固志地利不開今後再有前項情弊許被害諸人奏拿重處地主如未受價止許改正粮貼量斷荒地價值永令開墾之人就產管業職惟此詔正切中鳳陽情弊所應急維持而禁革者也西庄之聚〻在西華門外焦山之陰為房五十間中建因利堂郡主太守李公之所額焉左房右巷房之左九間巷之右十間前大門朝於馬丘左右兩間各十間後則建終善倉于堂之背左右垣其倉倉之右十間其左三間而虛其左有廁室四圍環墻百堵其中前其右則坊里地主之民居之凡四家其中前其左則間居舍餘及招徠僱役也亦四家其後其右則客懷遠之民居之亦四家合居者十有二家于不嘗居者十有二家二十家為區田之民四家為僱役之民為田為地區千畝則四為民一為官而助不稅官則歲予以種其僱役而畊者為之代田代田一百五十畝則官食其力而代官耕官收以自貯合區田代田凡一千二百五十畝粒一千二百五十石而皆為里去其租稅完之

自官不以累民其中為溝五為遂七為池一可以蓄水瀉水止水矣其土惟塗泥其施六尺六六三十有六尺而及于泉是為淮之水其水在胃甘且冽有庵焉曰八蜡庵前後各三間四圍環垣此則余友柯子過此教民耕捐行資助建以為二十家者社歲十二月為蜡祭之供則於代田處十畝而于以供供蜡祭者在此內也此庄之聚二一聚一在關城舖一聚王莊為房在關城者其前迎道十間中蓋官廳以問農左右菱舍左之右(左)右之右各四間其後會溝水逆龍潭房十二間皆招徠之民居之其隔橋七間則關城地主之民居焉其在王庄者聚于王莊之後溝環其外中屋七間有塲有圃皆以聚招徠之民其招徠者閩中謂之畬善開山旅十有二人倩十有二人合居當役舊家八人凡三十有二人皆以一人候其主而左右伯四其亞主者誰余友焉伯者誰省祭張志信焉如麟是為南路之溝溝三百八十六丈而麥於是種是為北路之溝溝四百六十有八丈而大麥小麥於是焉種此伯焉如麟之功也種凡得十石而張志信則伯於西庄亦得四百五十畝之大小麥而種其徠十有二人與居六人皆如西庄區民四官一而助不稅官則歲(ア)以種種此猶令年開而明年

種可以人百畝以四水六田之利而收五草三麥二稻亦得千有二百畝粒千二百石而皆為里去其租稅輸之自官不以累民其土惟白壤其施五尺五五二十有五尺而至于泉是為澮之水其水在腎卣而蓑有倉焉復關城倉者而徙之于王莊以其在市河以其積貯中一廠廳右左卧房前墻門內兩翼各三間皆瓦屋墻門出左茅屋一列五間可以居守者凡三所皆卜十有二人者居使就產管業自食其力而耕焉且斷以荒地價值也二庄之民而余皆為之請於　府主用給印帖所以防經管地主之混占告奪皆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二十家為火火二数也為丁丁十為甲則二十為火以二十之火耕火以傳火家家相照而鳳地無遺利矣耕種黃牛西庄牛帶犢四十有四頭犍牛四十頭牣牛四頭其犍以予民牣歸之官北庄牛帶犢二十有二頭犍牛二十頭牣牛二頭而里民得其八徠民獲十有二凡以與民耕而已凡以與民知有地之利而已昔人單父為令有師事有友事有事我故入疆而土地闢今余不敏得友事事我之助庶幾無愧於　明詔之勞來加意其勿予禍適矣乎

柯仲烱上太守李公書

今中都編民十去其七矣其故民之易逋而難復者何
地視河北非不廣也歛視江南非不薄也而民乃至履
地若墜淵受田若桎梏者上何知曰地廣民稀土瘠此
謂入孔之獘三曰力煩積乏移累倍筭此謂出孔之獘
四曰里無長此謂當孔之弊一此雖以淮以東河以南
凡周索殿壚而皆然；不若鳳陽之孔之甚也鳳陽之
地土有井授之方鳳陽之民里無三夫之衆民終年之
耕不過家地五十畝而磽焉誰不知地勝其民則事來
而來之事以道何夫以三夫而耕九百畝之地民無稅
焉民歟不逋不可得也田上則者歸之君歸之功勳矣
中則者土民括其一佃戶括其一惟留下則處瘠乃得
以寔編民之耕瘠則利用衆矣而民之貧也衆之用以
力何夫以瘠土而無力以衆焉土無所得毛民歟不逋
不可得也地居孔道猛於鼯逐民當農時方將舉趾朝
為轎夫矣日中為擔夫矣暮為燈夫矣三夫之候勞而
未止而又為繹夫矣肩方息而提隨之稍或失御長鞭
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奔走猶或可不
肖近見五鋪裁得七家力能役者猶不滿七人而
五鋪之地方十里無餘夫焉以耕耕借此七家之夫也
時而遇佐貳過焉過客過焉買爵者過焉自十里城逓

而地方肩以輿焉輿四夫肩則二夫扶一夫張盖二夫扛擯一夫前呵十夫之來五鋪惟七夫少其三夫則何敢不輸錢而僱募焉坐肩輿者曲其股豈知七夫之足蹶賣衣不問稍或一夫失至而皂隸板扑隨之矣此盜賊耳夫五鋪惟七家地方此七家也鋪兵此七家也農夫此七家也三　其七而當二十一家之夫時或一日而轎擯燈縴並役是又四其七而當二十八夫也夫以一日一家而當七役仍且不免於鞭扑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見稻田不知旱則鑿瀆旱地惟是縵種無有井渫無有弔穆無有翻車但靠天時雨則稻之年地無汚漫則二麥之候遇大雨當大旱而民爭食樹皮也一歲之收惟二麥三荳而家無前蓄方幸麥之獲也而荳種無有必計麥之直而後有荳之種及五月六月不雨則可時雨至而五月者麥朽六月者塲泥一歲全家枵腹待哺者一旦而坐亡於時雨也官何知見二麥之收可以速科歛竹板不決不快也夫以一歲之全望而坐亡于一旦見科歛若牛頭敢不泥門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其甚者他郡邑地荒戶絕民徑得而升科占耕〻一畝得收一畝之食故今日絕一戶明日里之長即補一戶惟恐後今年荒一田明年甲之戶即升一科而非難

鳳陽不然里有千甲而逋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千頃而荒者十九耕者十一而僅存一二之甲而蕪此十九之荒即人有十足亦不能遍踏通者而耕而為民上者何知惟是問其甲之田而不問其人之亡土之荒也勢亦不可問也一令而血地百里十有八州邑而血地千八百里矣夫民見此逋者累已不若已亦逋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明年而輪丙而三箕其耗一不與則係累其頸再不與則倒懸其軀三不與而妻子者移易於他室民即顧九天而號萬里豈能聞此莫愍之小東乎夫惟堂上萬里而里虎噬人是速之逋也民欲不逋不可得也且鳳陽編民皆零丁四散無有全圖大戶歲遇冊造則朋名貪當一里十甲派田地竟千里而結其身納無粮之租追給則驕不借而走耳問其長為誰即向之轎夫擔夫是也叩其戶若干或一丁焉或三五丁焉未有一里而十甲全居未有一甲而百畝完種夫無十甲之居百畝之種而欲納十甲之粟完千畝之輸民欲不逋不可得也不知　國家於鳳陽　祖宗根本湯沐遺黎之地田畝派八釐三毫地畝派一分二釐六毫

四絲六忽四微比南（江）南十分之一亦不為不薄已而民乃未不能聚聚不能富者何八孔之弊莫有能除之耳故仲炯以為欲使中都聚民来而不去去而復来寔先在除其煩役使地方無夫里之役過客自有驛夫之供佐貳自有騎馬之給豈容其騷擾勞民當此卧榻之内不禁孰當禁者誠發示禁止之而民得以安寢食暇庸作自然一夫之耕剛得九夫之食矣然後發出僱募招徠之令歲食如其常種我（如其畝）皆令給之一夫授田百畝稻田終三十畝牟麥田終三十畝畦田塲圃牛田馬田二十五畝居宅五畝桑田十畝則一夫六十畝之耕十畝之織耕者桑者歌閔；而卒歲矣彼又得其畦塲牛馬之餘利夫又誰不念及七月而躋彼公堂乎一夫耕有六十畝之收畝米一石即得六十石十夫六百百夫六千千夫六萬姑以首縣計之鳳邑寔徵麥不過二千九百四十七石約銀九百兩米不過四千九百五十六石約銀三千兩馬飼各色不過銀八百六十四兩歲上共四千七百六十四兩今夫千得石六萬麥石三錢萬石而得三千兩三其六而萬有八千兩以四千七百六十四兩徵上額而餘萬有三千二百二十六兩除千夫之給夫歲三兩八錢夫千而三千八伯兩餘糞種

初年約五千兩除其八千八百兩之費餘剩四千四百二十六兩可以為民代舊輸可以積貯可以行賑可以完城池美疆土惟所行之耳此皆　國家苗以待公臺也行之一年而千夫省其方行之三年而萬夫勇于從而順令千夫成行萬夫成城而何憂郡之飢饉何畏四隣之師旅乎哉況乎一邑之費不過出八千八百帑而遂徠千夫耕六萬畝一年之間粒萬有八千兩速莫速于此矣聚民之道徠民之術切莫切于此矣一邑以千計十邑以萬計公臺有五州十三邑而餘其七萬九千故生財大道生之者衆此其說也故神農稱神神於無食予陳無種貸之新職此之故所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漢兒寬但以收租稅裁濶狹與民相假貸而遂得民至于大車小擔繮屬不絕若此而況公臺施神農之德被及萬民雖欲不為神君不為召父不可得也

唐杜佑通典云鍾離縣東四里有古鍾離城魯昭公四年楚城鍾離即此余叨令鍾離按圖籍攷之或以載臨淮或以入定遠揔之足跡所未及經徒據紙上之陳言稽之不覈余因登南山覽諸形得故寔太平鄉有舊城焉即古鍾離城也秦漢以來皆縣之在魯山東晉太康五年始移城於魯山西改名為魯城縣故太平鄉又有

西魯城村東魯城村故山亦因而分西魯山東魯山此其跡雖磨而名則不可泯鄉與山故皆存焉耳臨淮之鄉無魯城村亦無西魯山東魯山

通典又云鍾離縣東一里有小東城秦始皇二年築之以鎮濠口若云鍾離縣為臨淮縣而兩濠在臨淮縣西則宜云西不宜云東宜云鎮淮不宜云鎮濠矣蓋鍾離城自古在濠西秦始皇所築小東城在濠東一里許即今舊城是也梁天監五年置臨濠郡復即舊址築焉此隋志可攷故曰臨濠云言城西臨于濠也自此以後遂有東西二城丶在魯城者謂之西城城在臨濠者謂之東城而東西二城界於濠之兩間故宋志連南夫作守謂濠水界于兩城也至我　太祖元年初臨濠府因舊基修砌為中立府七年又復遷府于鍾離魯城之間鳳凰山之陽而改名為鳳陽府故又有舊城新城之別名以今觀之曰東城曰臨濠是為臨淮之舊名曰鍾離曰魯城曰西城是為鳳陽府之舊名矣蓋鳳陽之四境本分于臨淮故臨淮志多龍食濠梁舊志而因循不改鳳陽志初編無有明于山川地理不及考証遂涸沱而亦莫紀別馬耳決濠水經達于淮不使從故道而徑注臨縣南而來以達于淮是豈水之性哉盱以久之東濠水

又復從故道出西合於西濠西濠合會合而復北流入於淮焉蓋昔鍾離之名以東有鍾乳西有離山故名

東漢書滕撫傳當塗有馬丘聚陰陵人徐鳳反於此燒東城漢書項籍傳籍至陰陵迷失道復引而東至東城括地志云陰陵在濠州定遠西去六十里今鎮鄒山南址存周二里余讀梁志韋叡傳魏攻鍾離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遇澗谷輒飛橋以濟乃知陰陵是在鎮鄒山南故自定遠觀之陰陵在定遠西北而自陰陵觀之則東城在陰陵東故曰引而東至東城也東城之名本漢元朔中討趙敬肅王子劉遺為東城侯國於此及至東漢則又為鍾離侯國至梁則又為臨濠郡隋開皇二年又改為豪州曰鍾離者從山而得名曰臨豪曰豪州則從水而得名自煬帝分為四縣有定遠後至南塘開運置定遠軍定遠之志遂以東城屬定遠也東城不明辨則馬丘無所安之夫東城使在定遠則馬丘何得在當塗漢王粲浮淮賦望馬丘之高峙是明淮上見丘也馬丘之為馬鞭山無惑則陰陵之不在靈壁又可知塗山穿淮又宜在鳳陽矣

張來臨淮縣主薄廳題名記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於泗而臨淮者又據沂凡往來於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相接其民曉悍而慓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剽盜為之少息而其悍戾之氣發于嚚訟爭鬬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最勞泗之劇而吏於泗者於臨淮為最勞

宿州志

宿之諸河惟睢河為大臣艦恒輳集焉東流至靈壁北境則謂之小河以其通于宿遷小河故以為小漕河至靈壁之固鎮其流始大亦可通巨舟餘俱漲涸不常靈壁之汴沱蝌洨則又淤塞過半惟可以瀉湖水耳宿之諸湖亦多淤而為地軍民雜耕有年矣然潦則無收故未盡徵其賦自睢河至漕河南北相去五十餘里運粮二滸界其中因故道而開浚之則二河舟楫可抵舟城宿之軍民欵舉是役者衆以用力少而為利多也或謂睢水泛濫恐有灌城之虞故當事者未敢主議云

泗洲

今洲治在疆域之極南史謂唐長安四年始析徐城南境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徙州治焉是也然可疑者六焉按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昔徐都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流至清河亦無山闔廬雖强未如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灌壽陽闔廬詎能無因而曲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陸）陡山在淮南岸逼城下流勢可因以防水自城東南抵東北隄岸綿亘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遺跡則今城之即徐可知也凡郡縣以水名者必近水涯如臨潼臨汾之類故城去淮

甚遠今城則淮在城外且漢時臨淮郡附郭縣為徐則今城之為徐亦可知也今城前代郡治左俗傳有孟姜女樓按東漢孟嘗曾為徐令蓋嘗女所居之樓訛為姜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後漢以臨淮郡地合下邳而徐縣仍列所領外縣之首六朝之徐雖所屬有或在臨淮或在淮陵或在下邳之不一然又有大徐城戍蓋以別為縣之徐是故城為偃王之徐今城為子宗復封之徐矣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三國志謂魯肅射獵于南山即今盱眙諸山也范史指肅為東城人後世遂以肅為定遠人不知定遠之無南山也知臨淮近南山為徐舊都則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六朝沿革有無地志最為難攷然以徐城名縣寔始于隋宋初廢為鎮即今之徐城廟非故城也六朝郡以高平平陽為名今徐城廟及古吳城舊趾高出故城遠甚是矣然在當時不以徐城名也既有大徐城則必有徐城與之並立矣果何在乎蓋今城廢于六朝至唐復置為臨淮郡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並觀六者則徐國之為今城皆有証據孰謂無可疑哉如曰季札掛劒徐君塚上其地在故城北去今城為遠一也史記漢書數以徐僮並稱而正義謂徐在僮東則故城為近二也春秋戰國以來凡會盟兵

爭但有盱眙而不見隅淮有一城為敵兵所爭三也六朝之際凡攻奪盱眙者不一書而徐獨不見則以故城即大徐城去盱眙百里而近亦未必有今城四也然古今塚墓不必皆近城郭令城古城皆在古僮縣東六朝之際不言徐蓋淮北遭五胡亂後遺民皆流徙南渡城郭為墟且下邳南徐東徐東楚皆徐也況今城地勢阨塞自古要害豈有無城之理安見以來史傳所書之徐非今城乎今宋之徐城鎮即徐城廟遺趾見存狹小殊甚偃王後霸之時朝諸侯者三十六未應以此為都也況故城遺趾見今數偃王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乎即今耕夫往往于故城拾得金寶古器而徐城廟則無益見故城之為徐都而徐城廟之非矣故知徐城廟隋唐之徐城縣而故城偃王之都也今城偃王子孫之都也廟斷非都故城斷非縣今城亦斷非肇于唐也或謂故城既為偃王都則及今三千年矣而城壁與門尚未平夷今城不始于唐則史傳一無所見何也不知故城在六朝尚為大徐戍則廢城者僅千餘耳今城于史無見安知不如愚所疑也故前志不書徐城縣所在而又以徐城廟為徐都且史言今城肇建于唐恐皆非也姑志所疑以俟知者

泗洲志

洪武初年本衛原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每所額設百戶十員每百戶所額揔旗二名小旗十名正軍一百名共一百一十二名內多歸附夷人繼因故絶無籍勾補以致軍少額數併為左中前三所裁革右後二所至洪武十六年為降民事調發廣東廣州府番隅等縣人民為軍以寔中都添設左右中前後中中六所給田屯種連前共九所一體派設官軍額該旗軍一萬八十戶近多陸續逃亡今止現在正軍四千六百四十一名外無糧軍約有數百名揔止五千以上

軍政

衛所官襲替及諸軍政悉上中軍都督府以達兵部每年撫按兩院暨兵備道察其賢否而用舍之閱五載一簡汰而更易之謂之考選軍政其掌印及領運管屯管操管局管城巡塩巡捕巡山各以一指揮領之惟其人無論使同僉事之品級並謂之管軍管事不預此者止得支俸而不得管軍管事謂之帶俸差操歲以一人齎捧表箋入賀　萬壽聖節其鎮撫則掌衛之獄禁經歷則文職流官得以文法吏事綱紀衛政千百戶考選軍政管事管軍與指揮同百戶缺官甚多皆以他百戶或千戶兼攝之

屯田

洪武年間軍士初下屯時每軍給田三十五畝作為一分歲輸子粒夏稅小麥二石秋粮米四石石正統年間薛侍郎於每分田撥補一十五畝共計五十畝亦止照前額納粮其寔草昧之時地廣人稀軍强民弱方初下屯時所占地地原無限制且未丈量未經撥補田亦有餘既經撥補田益增羨是以軍三所近城之屯猶踰制未甚屯六所遠鄉之屯則過額寔多故令屯田一分少者不下百畝多則數百畝以每畝受種一斗計之所則

受種十石至少不下七八石多則數十石也其有受種甚少者則後未撥補畸零之數故屯田一分而坐落數處者有之雖有能正經界者不可較也

備遺曰屯田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而為二千五百七十八畝有奇而又降而為令頃畝之數止二千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此其情弊殆有不可曉者屯種之軍初為名七千五百一十有四降而為名四千三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五百三十令又降而為見在名數此其屯田之修廢戶口之登耗較然甚明豈不大可寒心也哉

論曰備遺所疑屯田頃畝漸少于原額之情弊此不難曉也不過衛所之占種旗軍之侵隱盜賣三者而已占種之禁甚嚴矣然屈指令衛所之官何官不種軍田何官盡輸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數分者而又不納粮其軍包賠至極則因而以有作無以熟作荒者多矣寧犯憲典而不敢犯世官一也侵欺之弊已非一朝正軍既逃則屯田皆為長物摠旗營長之屬以為包粮在已則歲侵月蝕莫可致詰本管百戶亦無由知稍久則似逃軍所遺畸零之田名為荒田亦作正數而原額遂失二也盜賣之弊旗軍見逃絕軍田不成分數相去稍遠

者或雖係原額一分而勢難兼併者率貨視之始猶以幇運幇操為名每名典當于農民而坐收不貲之利久則直以為已物而立券賣之雖得半價且甘心焉或姑留少許以備稽查或歸罪田隣以遂乾沒凡所伍無不皆然而遠鄉屯營尤無忌憚三也三者並行則其原額焉得而不日耗一日哉若隣田農民侵削之弊則千百之什一耳萬一有之無不為其所訟而退還者自昔農民世業猶見誣奪而況侵削軍屯乎故屯田耗減之病世官其膏肓也旗軍其骨髓也未見膏肓骨髓之病而醫能療之者也有清理屯政之責者審諸

又論泗人毋論大小人戶專以買種屯田為利取其價之廉也而一買之後視之不啻若世業然　開墾修築殫力經營若將謂生且息于其中子孫可永保而無失也豪軍傍伺一見膏腴不借口于同伍之絕業則駕言于頂差之額屯公然爭奪而不究其價直工貲之若何彼業茲土者不敢顯言曰買而必托為佃種以自解若然則低價尚不可知而語及于開修之費蓋亦難矣泗人亦何所利而為此耶故下則當以違違禁典買為戒上則當以斷償工價為主是則息軍訟而安軍民之一端也

桑棗園

國初衛所屯田外每伍又有桑棗園或一處或二處給與軍民栽桑植棗以代冬衣布花賞鈔之賜永不起科雖原稱荒瘠薄地然亦多可種者歷年既久無復稽查旗軍視為已業不為收放之所則皆典當為公費之資矣

屯粮

論曰屯粮之弊端緒寔多種佃之戶多于正軍完粮之羸弱則旗軍借口而科擾雖正軍不獲免焉此屯卒之費近于額粮佃種者豪強則旗軍欽手而包賠佃種者所以多流徙而屯田之所以多汙萊也抵兌例行正軍之力稍舒矣乃承佃者亦因而負逋負焉則舛矣折色例行輸納之費少有矣乃應給者遂因而絶望焉則戚矣故優卹屯種之軍與優卹食粮之軍事嘗相左然則徵收屯粮與給放月粮不倣初制皆苟道也噫弊也久矣權時之宜而酌處以救之則存乎其人焉爾矣

泗無巡檢司故無弓兵雙溝鎮左河右淮中止岡壟數里南北喉襟寔為險扼往時山東河南響馬賊騎皆于西北陳家冲寶家湾上塘集等處鄭人追捕難獲謂宜于上塘雙溝等處特立巡簡司以司盤詰追捕又云泗虹之界多苦劫盜半城滄湖之間多苦鹽徒青陽鎮亦

宜設立巡司以防禦之其于地方不無小補云　盱昭

縣東北清水溝都管塘及泗洲衛軍屯之王店古城一帶宜量地添設巡司以控制寇盜澗溪津里浮山大義之間亦然　天長縣西北汉澗鎮亦為險扼要衝而鎮之軍民雜處商賈輻輳縣以老人管之殊非事體亦宜設立巡司以防寇盜以地形事體較之城門鄉尤為要也　或謂子歇于三城增置巡檢司必有所見矣然一巡司之設遍天下而莫多于南方究極其為兵衝民利

官

哉愚曰不然夫先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無非事者今司之設宜吏俸給弓兵徭役所費頗多貧民豈堪重累似未有急于三城者古人抱關之吏無處無之令之巡司古之抱關也若病其為費難處則通年州縣無名之徵何止千數少裁抑之雖一境置數司可也興化府志曰巡尉職邏警定四封非冗官也　又按宋置巡司弓兵多至百五十人百二三十人洪武年間亦百人弘治以後稍裁為七八十人其後遂裁為五十人又其後更裁為二十五人今見役者纔十許人餘皆解部解軍門焉何以為捕盜防寇之資然則二縣之巡司其亦虛設也已

審編丁則

戶口已載之黃冊矣此外復有審編丁則者以江北稅役比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饒諸凡差徭全自田粮起派而但以丁銀助之其丁止據黃冊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論丁起差間有以田粮協帶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一其起重差重故其編丁不得不多其派丁多故其審戶不得不密期以三年為限而法以三等九則為準有不足九則者亦不妨變通之以便民此審編之大較也

條鞭

隆慶六年漕撫都御史臨海王公宗沐照依江南役法除夏秋稅粮并京庫等稅為田地常賦其餘賦役雜項不等合田地戶名或主于粮而以人丁協助或主于丁而以田畝協助通融均派編銀凡里甲均徭驛傳民壯四差銀以此支解另立科條五年一審謂之一條鞭下其法于州縣遵行將及十年令按奏議等文字皆謂之一條鞭法而文移冊籍乃皆謂之一條鞭法（鞭）字甚為不典似當更訂為宜

民壯

民壯者景泰以来設立之鄉兵寓兵于農之意也而後来乃供衙門之役又徵其銀而用之各有名色寖失初

意遠矣無名之徵此其大者也

軍餉

軍餉之徵前此未有也昉于嘉靖丁巳倭警之後一時軍兵主客芻粟靡供犒賞無措時撫院李公遂疏請于各項賦役內量行起科帶徵自後因而不改遂為兩淮惟正之供亦江浙閩廣之通患也

馬價

泗洲原無免徵田地牧馬草場故粮皆全徵獨不養馬相傳以為　陵寢在上不欲養馬作踐理或然也宣德中因江南高淳二縣水災暫將種兒馬一百四十匹騍馬五百六十匹應用犍牛二十六隻牝牛九十七隻發州寄養其後久而不歸遂為泗民子孫世世膏肓添設管馬判官一員而無印記設有典馬廠六所至成化間應天府尹季姓名緒者因二縣無馬乃將原籍寶應縣馬匹奏發收養而泗洲之馬遂為定額

稅課

備遺曰稅課鈔局所利甚少其解州非上供之數止為折色俸給而已往年未經裁革之前巡攔集頭人等奸蠹橫生小民困抑不知幾十倍于此也州判姓侯廷訓嘗以告於巡按郭公公曰子言泗州課稅為患則然矣

然余聞他州邑先有稅課司而小民契券與貨物之投稅也皆易且便盖其官卑勢親則民樂與焉及其裁革而代辦於州縣則有司賢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廵攔投托罔利是不若存之為利也

水利

論曰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水利也有能興舉而疏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或疑淮汴不可以灌田是但知其為害而不知其為利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夫涇尚有水利也甘肅寧夏西北極邊引河灌田稻穀豐美是黄河尚有水利也安在清淮枯汴之不可言利哉乃若湖溝之利人固無不知者特莫為之倡焉耳無論大江以南今天長濱河一帶之圩田車田又在境内可見者也泗田六千四百餘頃而湖溝之水乃不得升斗之用至于塘之足以灌田者僅七十頃况久湮未經修治者又居其半是田之得水利者未及十分之一也欲以備旱荒而利收獲盖亦難矣或謂北方之田固多高亢其民生未嘗不裕是不知中原地雖高亢寔則膏腴今無北方膏腴之田而坐望北方收獲之利其能常幸矣乎又前志載泗之塘田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前者既如彼在洪武二

十八年以後者又如此則是其塘皆在　祖陵興建之後曷常有不許挑塘築壩之令哉　聖朝寬大之恩固未嘗設禁厲以妨民生也自前志以迄于今新築之塘閒亦有之或又謂前志所載俱在禁例之前所未載者幸不犯于有司云耳不知洪武初年南京禁例亦不過禁城內外之開池鑿塘深過五尺者成化之禁亦不過申明此禁例而已今環京城內外未嘗無塘而　孝陵之旁觸目皆是豈皆開築於禁例之前者哉故知律設大禁禁其不法者也若置湯沐邑之民而使枵腹於宮墻之外恐非　聖朝之所樂為矣乃奸人豪勢動以禁例借口而脅制良民謂之何哉

民累志

天下道路有往來絡繹而奔走供應之役至食不得下咽者乃泗盱雖衝未必若此但所患不專在衝在遠而不信又不專在遠在遠之騷而無節彼濠梁王莊等驛乃中都號為最衝路者然相去不過六十里則無迫逃奔馳之苦夫馬抵驛而後換則無遲悞稽候之苦巡送額有定路凡非正途而索夫馬者必不濫以應其役應付額有定數凡非正數而額外歌加夫馬者必不輕以徇其求若泗州則西南有濠梁一百八十里西北

有虹縣一百八十里正西有五河一百三四十里間有
桃源一路一百七八十里盱眙（昭）則東北有淮安一百八
十里東南有天長一百五十里正南有六合一百八十
里正西有定遠一百八十里間有來安一路一百六七
十里天長南有揚州一路一百二十里西北有盱眙（昭）一百五
十里間有六合一路一百餘里接送動以數日計則與
各驛之朝暮可往還者異矣傳牌遲于舖遞則迎候不
及期若不責舖役而徒以責州縣未免甘受遲慢之罪
發牌依乎日時則迎候不爽信若不果來而來又過期
不免徒靡工食之費不患遲即患早則與各驛之抵門
而換者異矣如泗之五河一路方發牌由陸路一見風
順而又欲乘舟方發牌由水路一見風阻而又欲起旱
或至雙溝而仍要早行或至舊縣而仍要水行如泗之
桃源盱天之六合等路若以為衝則非上司必由之所
若以為不衝又為使客間行之路至定遠一路到舊縣
則盱諉於泗過舊縣則泗諉於盱間雜匪定遵守極難
則與各驛之接送有定路者又異矣轎夫二班已足因
路遠或由三班而加至四班擡夫二班已足因路遠或
由三名而加至四名承舍之馬宜也而吹手旗號徒步
則不雅觀書吏之馬宜也而巡捕執事地行則必稱苦

甚者公差加馬折乾而又需索惜馬錢長隨亂鞭撻夫而必科索押撻錢供奉少差罪謗易起則與各驛之應付有額數者又異矣是州縣雖不及各驛之衝而苦則過之況　祖宗陵寢之地則以禮朝謁者頗多按院駐劄之所則以事參見者不少故正夫工食外又編僱(僱)募銀如遇當道叢集即費數十金遍僱鄉村而猶不足用馬匹草料外又編僱募錢令雖禁止外幫但派至數千兩僱馬走遞而猶稱役苦在荅應諸人則不止祇候之民皂而又報義民以充官不止侍奉之門厨而又報農民以粧吏在供應諸費衙門除泗水驛供給不足而又助以支應房道路則一處中火未完而又加以別處事雖官理錢寔民出故曰民累

論曰路衝誠苦矣而調停救濟其惟添設驛遞乎按唐宋泗之為屬邑者四而地止比今泗盱之境乃設七驛即永樂前尚有水陸四驛水曰泗水驛陸曰揚莊臨泗淮源三驛後因水漲路阻乃改路裁驛而僅存泗水之一若洪澤以上之水驛則所裁者有五焉豈知虹路終捷而南北星軺有假道于斯者豈謂犯禁而遂不應耶計今當于遞中之地添設四驛雙溝則復龍渦舊驛而查家渡月城張公鋪各增驛焉而夫焉供應則上下地

方互相朋出即今泗盱夫馬仍當專隸泗水驛若謂額編不足分添驛另有費則永樂以前之四驛洪澤以上之七驛未見稱累而況州縣之協濟外驛者不下數千金獨不可改還以充本地方用也此改革之大計似難輕議無已其惟信傳牌之令嚴柱道之禁裁無益之費清暗索之弊則疲苦州縣亦藉有榮施矣

城河按自古王公設險未有不築城而鑿池者是國且藉之以守未聞城池之反為累也然泗之所稱累者不在乎城而在乎城之外河而在乎城之内河本州在前代時東西各為一城而汴泗河經其中至國初始統為一城其汴水泗水由北關入城河仍由南關流出與淮水合時城内積水莫不以汴泗河為路以南城關為門而旋長旋涸並不停蓄是城固未嘗受河之患而河亦安能為民之累耶嗣是至隆慶萬曆年間淮水大漲終年不得消以致隍水内壅終年不得息前街後市處處沮洳官署民廬在在破壞故下則架閣水面而上則棲止城頭近則奔避盱山而遠則散處鄉井此居者之苦也水深則為之操舟乘筏以通往来水淺則為之搴裳濡足以便其出入此行者之苦也而市民累矣于是不得已而議東水其起夫非不衆然竭夫數

日之力而耗不見多集一朝之甬而盈可立待是財力以車水而竭也又不得已而議填城其領米非不多然米有限而鋪墊則無幾米已盡而工役尚未休是財力以填城而竭也而鄉之民又累矣此若可為一勞永逸之圖而将来之累尤有不知所終者以病在河身之日高故也蓋城河之水之洩止恃南関盈尺之口耳今據土人言舊時城関深在今関之下曾掘之数尺而終莫覓其故處凡以経年停注則泥沙日淤是淮河之身之高也況今黄河由埽口而下萬一衝渦入淮則河身之在外者不将增之高乎高則閘口漸淤而水無由洩矣凡水之性地廣則散而旁溢地狭則積而上壅令據土人言衝道逐年鋪高而水勢不見其減凡以積糞淘沙日久堆積是城河之身之高也況今填街多係浮沙萬一驟雨洗蕩盡沒水底河身之在内者不将益之高乎高則容受無地而水為之汎濫矣此内河之所以為民累也推而至于外河其環繞非不稱險但終年淤沒而不得疏浚積沙淤塞而易至騰湧是外河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又推而至于城其高堅非不可恃但或以浸久而難免傾頽又或以淤深而難為修築是城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

論曰城河之為民累固病夫河身之高矣茲欲亟去其病必也復故道以遏南徙之衝修浚政以杜上壅之漸乎此治黃淮之第一策也而于內河則惟令植柳鋪磚以防其崩潰禁淘沙積糞以防其淤塞而又間責成漁船使備撈淺之用再加開閘口期廣洩水之門庶容受有地而無患於身之高放洩有路而無憂于腹之積矣此亦可救內河之萬一而有城守之責者尚其究心焉

河防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至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淮源出南陽平氏胎簪山經流于桐柏始大歷信陽汝寧潁壽挾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於荊塗鯀鑿山通道下濛梁五河又會肥渦漴沱溪湖諸水至雙溝曲轉三岡龍窩舊縣黃岡而後滙於泗州為　祖陵明堂盤旋義河灣迴繞龜山嘴蓋億萬年王氣所聚也淮北岸則由曹劉溝護軍溝高家溝與宗溝洪澤驛而東至清河縣南又稍北自淮安府背襟安東縣南入海泗水則自山東豕州泗上發源經徐邳而下至清河縣會沂水趨於淮順流入海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經邳州至清河縣稍東而南會于泗以趨于淮同入于海此禹貢東瀆大淮之正派也瀆者獨也以獨入于海也曷嘗受河患哉

河自西城崑崙發源脉行地中荒遠不可詳禹導自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自周漢以來遷徙不常故道湮沒我　朝東經天津衛入海後山西沁河南衝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趙徐邳亂泝沂直下其勢不但吞泗抑且吞淮由是彭城而下人不知復有泗水清口而下人不知復有淮水故凡宋後彭城而下之稱泗清口而下之稱由大溝口施家溝周家橋高梁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白馬草子寶應高郵等湖由湖迤邐入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至隆慶六年淮大溢遠黃猛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停遂將清口淤塞所稱門限沙者是已止存大澗口等處舊處由湖入江散漫洑衝上下俱害萬曆二年淮又溢督撫王公宗沐恐始議築大澗口為高家堰至萬曆三年撼河潘公季馴議淮黃已不敵若再分散其勢益弱須築堰束淮借全力以衝刷清口俾沙隨水滾不潛自通故凡龍尾

蕩堅築然所築僅止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陸續將小澗等口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是清沙口高淮水益弱遇阻即回何能衝刷繼而張福堤又築矣上而遙隄縷隄歸仁隄又接連築矣下流壅塞勢不得不久瀦旁溢汪渥浩蕩始猶渰漫兩岸會合諸湖繼而夏秋汎漲一望無涯洗蕩龍沙震驚　陵寢而泗州之禍歲烈一歲矣至萬曆八年淮又大溢州城幾危得郡人常公三省以法塞南門免時　祖陵下馬橋水深八尺舊陵嘴水深丈餘渰枯松柏六百餘株常公謁諸撫按潘公懼以浸漫　陵寢獲罪來就常公議時常公往滁陽謁按院陳公商確禦水事潘公疑不出即先劾奏高堰石工將興鄉官阻撓甚力為水會天心之說刻淮黃交會之書仍題准改石隄上自月城下至梁家廟一百二十里屹然金湯而常公始削籍杜門矣然猶遍謁當道力辨其非至數萬言潘公持議益堅此曰渰漫　玄宮彼曰関係運道此曰久灾泗民彼曰恐害高寶萬曆戊子浦守朝柱欲入覲面奏卒以此改官去他尚可（何）敢言哉幸督撫周公寀回部辭　陵親丹墀墀儀從水深三尺不能行禮惻然具題權開周橋少洩　陵水欽天監博士汪一元亦　奏可開廟堂始悚然不寧特遣給事中

張公貞觀来會督河舒公應龍勘議時有言漕運不便者有言淮揚高寶不便者以故紛紛莫決止委汪守一右開清口門限沙公不避勞苦胼胝一年卒開三盆新河至今便之誰謂神沙不可挑也張公亦掣肘不能力主破隄壞堰之議第請開上流張福數口又奏開腰舖分黄令不逼淮計費幣金三十六萬遣值倭警遂不果行自是水患益甚州城沮洳民不可居士民強半避居鄉村所存者惟州衛官數員及守城卒後數人而已然猶出入船桴巢居城阜聽斷于隄邊館驛審比于城上門樓於是有議州遷盱盱遷舊縣者有議州遷盱以盱為附郭者有議郭家嘴地為州城者紛紛聚訟終莫能決後舒公以遷州之議揭之閣部臺省給事楊公其休駁云泗州可遷　祖陵獨可遷乎議遂寢始議填州城而苦取土無地止增外堤與冬春督夫車水而已增堤不過盈尺而車水歲費民屯財力以千計稍退絲髮一雨即盈終無救于水患也至二十一年按院牛公應元来目擊不忍見先開塗家湾芒稻可洩湖水入江繼議周家橋洩　陵水入湖反覆論辨時韻道李公驥千以歸養行亦捐贖鍰千金助開舒公為淮揚過計不遽從牛公始命工盡　祖陵無水有水二

圖以進　皇上震怒重罰河臣差給事中張公金城（程）来會新督河楊公一魁督撫褚公鈇按院崔公邦亮鹽院楊公光訓漕院唐公一鵬勘議時有御史夏之臣以郡人進士李當泰言題請開堰而漕道李公弘道亦奏洩陵水莫如開堰便後未果上郡士民父老常公等投揭千言王守陞亦不避忌諱言于諸當道甚悉楊公灼公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自黃家口而下見淮水壅溢病在河逼乃先開武家墩以少殺其勢後定計分黃又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口為便乃奏留張直至瀆（漁）溝湖舍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督撫褚公又見導淮功尤切近乃力主導淮先有金家灣芒稻河以為湖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湖入海下流既通始建武家墩閘并開高梁澗諸口而以周家橋獨委泗盱開浚（浚）州王守陞率州夫七千有奇盱（昭）眙丁尹汝彥率縣夫五千王守績具五難揭淮添　楊王墳戶夫四百霊壁縣夫五百減存泗州衛軍夫一千名通共浚（浚）長九千一百七十八丈五尺深二三丈不等濶七丈築堤五千四百五十四丈又慮淮水直趨淮揚高寶為害委府判趙公宗禹建周家橋閘而于高良澗等處俱各建閘以時啓

閉焉又浚（淤）清口門限沙淤二十餘丈又於冬春間大開通濟等閘以洩淮水而分道之役始以成功奏矣茲役也首事于萬曆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夏始得告竣役夫數萬騷動三省外府内帑費金錢不下數十萬時閣部院道司府郡邑各被　恩典有差按分導後淮水較往歲不甚漲即漲亦易涸如二十五六年間其水僅漫及堤根而止城閨不開者十餘年而今至冬春亦得依時宣洩　陵園如舊龍嘴等處經年不覩平土而此時惟止伏秋一漫二十年來每慮城為沼而民為魚一旦有茲景象泗人亦云幸矣說者或謂夫運使然而不知所得于分導者居多也但勢雖漸小而患未盡除如久浚糧田終不能使之墾藷畜而勤耕播焉譬之病夫雖幸旦夕粗安而心腹膏肓之症猶然愈（未）愈奈何不大為之計耳憶昔平江伯畫防河之策止令募夫撈淺勿俾淤塞而令且移其力以事堤防矣以故河身日高尾閭雖淺茲歌盡弭淮患必也其復淺政之舊乎設船名曰淺船募夫名曰淺夫而撈淺器具無一不備然後于雲梯關草灣等處大闢之以通淮路于黃家口五港等處常浚（淺）之以通黃路而清口門限尤為喫緊即移守堤之夫改為撈淺一遇水涸仍加夫挑闢倘歲歲如此行

之則下無所壅而上無所停次之則開大澗口所云開者亦非謂盡掘之使直下也亦于隄內開小河一道俾通寶應諸湖而西岸再築堤束水勿令旁溢若慮衝決為害不妨建閘相時啓閉又次之將周家橋加闢數丈于出口接湖之所另為深浚（浚）使徹底與湖心相通四季水行如一日又高良澗武家墩二閘非不可洩夏秋漫漲之水但閘高湖低通流不久當于閘內各開引水小渠令湖水常有通閘之路而高良澗三十里下源未深浚（浚）宜再隨地開渠以接寶應第諸閘地方盡屬山陽若聽土人啟閉則開河終于泗　陵無裨須請設管河大使一員上至周家橋下至清口凡河渠之通塞閘防之開閉與浚沙撈淺咸聽職掌衙門設之清口而列銜支俸則在州又于下淺金家灣羊嬰溝等處亦歲加撈浚（浚）如上清口法有閘則節宣由人已無一時湧決之害而況常浚（浚）通江入海之道則上流下洩而運道鹽場淮揚高寶不得言累矣而又深浚（浚）張福口時開通濟閘以助導水之所不及如是而泗盱之間不漸睹平成之舊者吾不信也此守臣一得之愚後督理河防者尚其採芻見而裨闕議焉

歸仁隄去州治幾二百里而遥去州境亦近三十里

許似若利害無關不知本州疆土北枕睢桃而通宿虹寔當埠于等湖白洋等河之衝而貽麥堂以東直射青陽掛劍等鄉由安河合淮若非此堤為之障蔽則東南一派悉淮（滙）為湖而　陵宮州城其受浸漫之害又不知如何烈也特志始末以備日後考鏡云

歸仁隄西自本集迤東至桃源之於家岡約長五十七里此雖虹睢桃等處地方而寔泗之脊背也攷之貽麥堂記內稱古汴河受白鹿等湖水通白洋河東流與黃水會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派也時徐邳以河（下）下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間（漫）及四境尤為害不甚從

從來固未聞有議及建堤者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永堌湖水流入宿之符離溝歷邳之睢河與宿虹白鹿埠子藕湖等水滙為巨浸時由拖犁溝南流入泗之安河會淮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直東橫濶四十里淜湃而下合淮湍激而泗　陵自此歲受患矣至萬曆七年督河潘公季馴洞見歸仁集直東地方與高堰堤相為表裏若不築堤禦水縱使直下匪直渰漫　陵寢魚（魚）鱉泗城而高堰一決即淮揚且不保乃檄兵道朱公東光相所為堤委官督修自是諸水悉由洋（白）小河口故道復入於河即遇伏秋波漲而其

隄足當一面二十年來泗東之稍得安土者多此隄之
力也嗣是山東單縣黃堌口衝決南徙時決口不甚大
而諸行河使者咸謂堌口分流一可殺黃水之勢二可
免鎮口之淤悉聽之不為理後逐年衝決經虞夏蕭碭
宿睢靈虹濬河田廬甚大苦之萬曆二十年七月間隄
東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庄入大橋口由黃家
堰過六師院接安河幾七八十里俱被淹蕩民居奔竄
舒公應龍悚然不寧題准包石堤三千餘丈楊公一魁
亦以高堰停砌之石相繼增修時分導工竣未暇議及
此口萬曆二十三四年間黃堌又大決而徐沛正河口
漸淤淺至膝濬舟不可行楊公方題修小河口白洋河
引湖水濟運督撫褚公鈇慮堌口南決且為　祖陵憂
意見稍相左乃下塩濬二御史楊公光訓馬公從聘勘
議先檄楊州府二守劉公不息同王守陞勘報見本隄
地形北昂南下建議加隄至萬曆二十六年按臺周公
盤事竣注泗又委張判守纓重勘有請建遥隄之説卒
之督河感悅歎上其事卒因奉　旨回部不果上似不
能無待於後之當事者焉
按泗士民無人不慮水亦無歲不言水竟未聞有片言
復字談及歸仁堤者此何以故大都以淮河之患近在

城下而易見歸堤之患遠在境外而難知不知　陵山迤北雖稍有岡阜可恃而東鄉左腋橫濶数十里今值其衝且堤外河身反高而堤内陸地勢漸南下一有潰決無論田廬盡廢即奔突避水者欲遠就高阜以求免沉溺不可得矣是淮水漸漲不過增本有之水而其患特苦旁溢歸隄突決平地加原無之水而其患尤苦直衝此其害之大小已自有辨况南北合流上下兼溢其為　陵城之害直慘然有不忍言者如塞堌口以止其源濬正河以分其派與歲修白洋小河以引其流此醫家治本之説余未敢輕議也不得已權為治標之計其必加培舊堤以當外衝新修重隄以固内扃然後可少紓不測之萬一乎

勘科給事中張企程疏

查得周家橋北至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并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湾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嬰子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逼隣永濟河引水由窯湾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第周橋浮流尚漫稍俟水涸便可刻期用工而武家墩已於七月初六日決口即今滔滔東注

陵泗積水從此可漸洩云

巡按牛應元開河公議

勘得周家橋至丁林莊三十里原有山陽縣挑開小河一道伏秋水流冬春即涸應合再加濬濶自丁林莊至上聖寺至草子湾三十餘里係實應縣地方因士民告執未經挑挖故伏秋水亦通流冬春隨復乾涸合應大加開濬

查勘清口闢沙議

黄河從西北迤邐而来自老黄河淤塞至清河縣南直而東流至清口水頭復借淮道繞環向東北趋海淮水自西南迤邐而来至清口直南径下從黄身背旁衝入隨流同向東北趋海自萬曆二年一時伏漲諸湖水溢以致清口稍有空缺黄水漲溢餘波從旁漾上直至十餘里之外沙隨波停遂將此口盡行淤墊令稱門限沙者是也

原任湖廣右參議令為民常三省上北京各衙門揭帖

祖陵基址本高令水入殿廷前深踰二尺　舊陵嘴者相傳　熙祖梓宮在焉水深四尺以上近　陵護沙如龍灘嘴鄧家嘴等處日衝蕩風浪中傷毀甚多　神庫

紅瓦廠金水河兩岸松柏樹木共渰枯六百一株　黃河出口處勢甚湍急惟自此以上里許地名三里溝者便是泥沙淤塞處三省曾自往看皆細碎石屑擊之堅硬有聲盖浮沙蕩去惟此質重者存爾上下經過濶二百餘步兩岸横濶可三四里俗所謂門限沙者是也此處水深者一尺七八寸淺者但一尺四五寸而已過此以上則深四五尺不等直至洪澤地方又復有淤淺處較之清口猶為減半夫有此淤沙横亘中流雖其勢不甚廣濶然淮流亦安得通鬯快利不為阻滯也　淮水自桐柏而来幾二千里中間溪河溝澗附淮而入者亦且千數當夏月水漲浩蕩無涯而必以水為壑往者一由清河口洩一由大澗口洩兩路通行無滯猶且有患今泥沙淤則清口礙高堰築則大澗閉上游之来派如此其湧而下流之宣洩如此其艱則其騰溢為患尚可勝言此　陵寢之所以侵傷而百姓之所以困極者也伏惟　朝廷之上尊　祖安民之道至隆極備誠念祖陵之重不容一日被水而民生之流離漂泊又極可憐乃奮然決堰加意濬淤恢仁孝之　聖心復淮流之故道則膚切膏澤被格上下固不勝萬幸矣如或以為堰不可動亦必須多建閘座以通淮水東出之路如大

澗口澗可建閘十餘座高良澗窄可建閘五七座蓋水勢甚大閘少則宣洩不及故必至十數座始得一面建閘一面挑濬清口以上淤塞嘗見此處淤塞本不甚濶不甚難濬但原指謂衝刷已通故置之(不)濬又前此雖濬亦未甚力遂至一向為梗爾若使當此春煖水淺之時一力挑濬其功效自可立見俟至夏月水發如果挑濬已通可盡洩水則閘雖設自可常閉如或清口挑濬尚未疏通或雖已疏通尚不能盡洩大水則隨時酌量水勢高下為啟閉板多少水高則多啟閘板水下則少啓閘板要在不至侵犯陵陵寢與傷害地方而已如水未發或雖小發不為害則閘板俱不必啟往後年分率視此以為常庶堰不動而害可銷固亦衆議之僉同者也要之大澗清口寔淮流不可缺一之道而處高堰浚(使)塞淤亦今日不可缺一之功誠兩加加處治俾淮水通流於以措時宜而弭深患則雖便於鳳泗寔亦不病淮揚不惟拯救民艱寔亦奠安　陵寢伏惟體恤而留意焉則幸矣

南海龐公尚鵬治水或問云運道自依儀則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

或問決汶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也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由旰（胎）昭天長六合一郤伯白馬草子湖從仪儀聞一也

也由郤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

或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看瓊花閱龍舟渠成剪綵為芰荷錦纜牙檣美人捽拽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為聚舟馬頭今羅泗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

分勢下洩或直達揚州儀貞或中出泥汊河以洩淮泗
之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四明黃潤玉著海涵萬象內載南京浦子口入六合天
長縣有河出高郵與湖水勢相平只移郤伯兩閘置湖
口亦可則漕船免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
儀人嘱部不行
郭相奎蠙衣生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
盱眙（昭）入睢（淮）可避揚子口黃天蕩高郵湖郤伯湖之險除
瓜儀閘壩之阻或謂其中有陸地難開者一曰鉄牛墩
言其形之黑似鉄耳寔不止數尋分水嶺雖界於湖中
高不滿數十尺若治山離河形則五里許為此說者皆
未睹其形隨衆道長短耳今細問之應家橋起至楊家
橋閘口圍山下石橋六合縣界共約水程四里孫小澗
至貴家集西王橋（橋）牛頭山鉄牛墩八伯橋治浦橋關王
廟六合縣瓜埠口洋子江洋子江至淮河共約三百餘
里福勝塘起至葉家庄分水嶺楊家橋金家庄金家壩
應家橋共約六程一十二里俱軍民田地蔡家橋起至
貴家墩西馬厰觀音橋七里寺周家橋楊家橋隱峰菴
番閘口張思塘福勝塘共約水程二十五里俱係小澗
寬窄淺深不一大河灣起至胡家渡龍王廟得勝河魚

巷口戴家窑北門東南蔡家橋共約水程二十三里俱係官河寬窄淺深不等劉家灣起至曾家塘曾家岡曾家衝梁家坡陳州塘大河灣共約陸程五六里皆係軍民田地王家壩起至三九澗劉家灣共水程四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等小澗口至西溪小溪馮家庄劉家庄清塘湖家壩曹家衝張塘顧甫塘戴家塘金塘劉家塘王家壩止共約陸程一十七里俱係軍民田地高低不等天長縣北至盱眙界七里店胡家壩起至辛家橋瓦雪壩小澗口止共約水程九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等自此以下原缺

馬政

養馬各處不同或無丁糧惟本縣別有免徵田地騍馬一匹每二年該孳生駒一匹其後所生之駒交俵不過每四戶買馬一匹而馬價出于種田之家其解也守候日久交兌艱難攬頭醫奏獎端百作解戶破產近日泗州泰州奏乞免解本色止解馬價其亦寬民之事乎

按國初設群牧無管理孳牧廠塲有得勝廠草塲有在城廠草塲有小河口草塲有羔羊廠草塲有昌平廠草塲有萬安廠草塲有楊村廠草塲共七處後監革廠廢其塲佃於民間田地共二十五頃三十七畝九分八厘

六毫二絲每年該租銀八十六兩六錢二分一厘六毫
徵收貯庫聽候荒年買馬備用此先日之制也
後又種馬計一百二十匹児馬二十四匹騍馬九十六
匹縣免粮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畝每免粮三百畝派
養騍馬一匹免粮二百畝養児馬一匹隆慶三年奉例
變賣六十匹止存六十匹萬曆九年奉例盡数變賣價
銀三百二十四兩解部歲徵馬價銀六百伯六十六兩四
錢草料銀一百二十兩馬畝軍餉銀一百四十一兩一
錢二分原係免粮馬頭徵收其寔民間無所謂免粮田
地一奉文到馬頭人户那移求脫重賄吏胥偏輕偏重
而馬頭執帖徵收鄉民甚苦萬曆十三年知縣楊州鶴
申請均派緊縣併入條編止令馬頭領文赴府交納民
稱便馬尋廢三十年知縣袁敬又請復之
按國初田地未墾者多故令養馬所孳之駒即以俵解
而免其粮此善制也今無地不粮隆慶間太僕于輔具
奏變賣種馬徵銀解部變之又善矣然草料各項銀兩
猶然不減三年一次坐派俵馬数匹本縣原非産馬之
地而大户賣馬府縣驗勘業已煩費至問関千里水草
不服又以羸瘦斥田蕩産傾家莫此為甚也
天長起運秋粮原額一千一百餘石自　國初以來例

該運草依期將船就本縣城河民倉交兌在彼則為順
行在此則無枉道兩得便宜乃至嘉靖年間管運官軍
需索常例不遂乃徑往淮安行文坐提而縣官無力遂
令裝米赴淮僱船覓夫盤纏浩大時當沍寒鑿氷而進
一遇風波事猶不保幸而抵淮則刁難百端故收粮之
時不得不重取於納户則加二加三又何怪哉此為天
長民之大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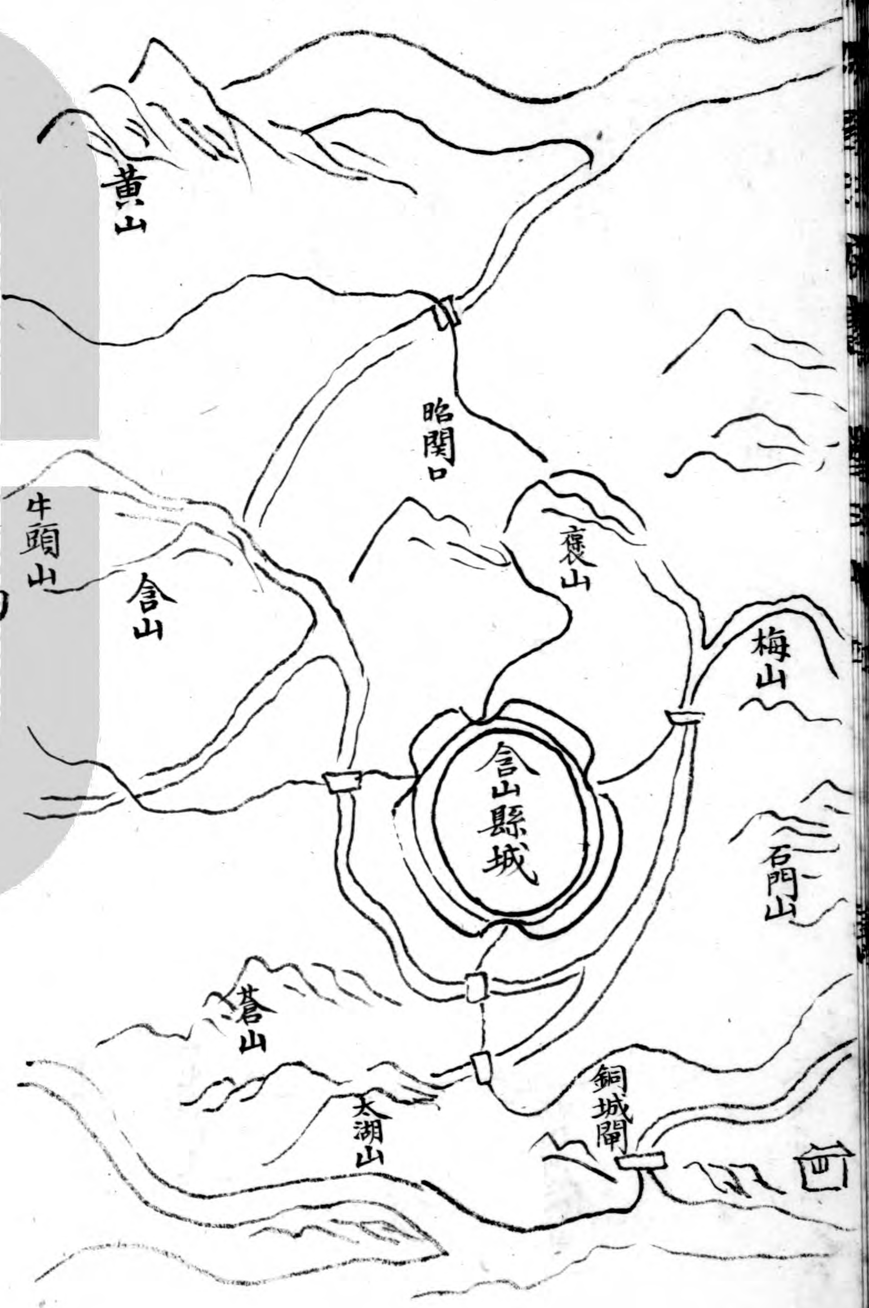
陸游旰（昭）眙軍翠屏堂記曰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
舟行歷宋亳宿泗兩堤列植榆柳槐楸旰在城邑行千
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州必自旰（昭）眙絶淮
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旰眙
寔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重地

熙寧洪澤湖

四年八月四日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初公弼言漕運涉淮有風濤之險請開是河六十里五年正月十七日畢功錫公弼銀幣九年五月二十日六王子京修運塩河自泰州至如皐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浚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分二歲用工從漕臣請也六年八月六日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命都水丞陳祐甫視之役民夫九萬二千分二歲開浚元符元年三月五日修楚州河賜名通津河先是天禧三年十二月命張宗象相視開楚州運河乾道七年二月命漕臣開龜山洪澤運河元豐四年四月河決小

吳七年七月決巢洛及北京八年十一月志作七年十月王令圖議復大河故道命李常視之常言不可遂罷時元祐元年正月也九月命張問規度請開縣村口河分水勢二年三月安燾建議回河之役遂興四年正月罷其役五年二月四日命都水使者吳安持修減水河七年十月十二日大河東流賜安持三品服八年正月三十日中書侍郎范百祿言水官托以分水竟欲回河夫壅防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諫壅穀洛是也紹聖元年十月十四日謝鄉材言河流稍行北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二十九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上禀成算斷北流除河患熙豐河溢者四十一決者一大決者二

北
穴子河
芝麻河
烏江
雍家驛
石砥河巡檢司
小沙河
東
新河口
太陽河
姥下河
洋子江
牛屯河巡檢司
梁山
裕溪河巡檢司
裕溪河泊所
南
和州城
者樂山
香泉書院
陰陵山
如方山
夾山關
雞龍山
鳳皇山
豐山



和州志

隆慶六年知州康誥丈田方畧十欵

一議自丈量以免騷擾

查得本州并所屬含山縣田地共計六千一百七十二頃六十畝九分有零中間兼并欺隱偏累情弊不可勝言丈量之法勢不可已如必逐畝清量未免稽延歲月若或分委失人未免增滋弊端且騷擾小民廣開騙局徒縻費民財而無益於事也為今之計似不必本州及委官沿坵履畝細量惟責之各里都親管排年老人各令田主佃人同本都書手算手二人

執弓如法各自丈量如一戶某田幾坵量得橫若干弓直若干弓該田若干畝東西各至某田南北如之俱明白標記揷立標樁不許欺隱分厘填入冊內限一月內各具繳報以憑本州先委官沿坵掣量回報候本州親詣各田隨意間抽掣量如或中有欺隱掣量得出即將前田沒官如此庶丈量刻期可完而民亦不知量田之騷擾矣

一議立揔圖籍以便稽查

竊照丈量之法未易稽覈宜於每里每都各畫一揔圖備載本里都田畝山圩民房橋道之形如本州四十一里造冊四十一本首先畫一圖具四十一圖：開各鄉名于冊首畫某鄉民人田坵畝段其所造冊須刋刻一板用薄竹紙一張印刷上書某里某都民某民田或官田一處坐落某地名東至某田西至某田南北亦如之明白開載原田若干畝用價若干買到某田或承佃某絶田或係祖遺田業餘空半幅書畫田形丈量之日步筭已明即于圖下書弓口畝數後書年月日四至佃戶里老書筭名庶不混淆易於復量矣

一議定等則以均田粮

查得本州原額有官田民田養馬田兵部草場田太僕寺馬場租田河泊所漁課田名色不一除草場馬場漁課另議其官田養馬等田大約有二非山田即圩田山田畝窄收獲頗少而憂于旱圩田畝寬收獲頗饒而病于潦則其丈量等則宜各分派今議量山田則用弓口視田肥磽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量圩田則用篾簟亦視田高下肥瘠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務令里老書算手責令田主佃户公同親報如有以上為中以中為下及隱匿坵畝擅作屯田馬塲等田查訪得出定將前田沒官立法必嚴而後民不敢犯也因其田地高下等則寔為賦稅輕重庶無偏重之累偏輕之獘矣

一議攤糧稅以便輸納

查得本州并屬縣田地除馬塲圩租漁課外該載秋粮米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石三斗零夏麥一千四百二十七石四斗零今田既丈明分立三則而田畝近有開墾或冲崩未免有餘不足似當（畧）相當若將量出起科民益增怨今議合將本州及縣田畝數原額稅粮各若干如法分派山田圩田上則若干頃畝該載稅粮若干石中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粮若干石下

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粮若干石負郭之田與山鄉之田寬窄不同在山之田與在圩之田廣狹不同量加盈縮儘田分粮不拘年額稅粮若干只約見量頃畝分派但要饒乏相因凡有粮無田及田少粮多者今皆去其虛浮使不至于偏重有田無粮田多粮少者今皆加以正額使不至于偏輕務令強暴不敢復肆乎侵占積猾不敢復恣乎影射粮里無容或逞其飛詭庶錢粮之催徵易完小民之流移可復矣

一議嚴界限以杜欺隱

查得本州地方廣袤大約一百六十里東至江浦北至全椒西至巢縣南至大江四方相去不同莫不各有界限宜各于分界去處豎立大木牌一面刻定過此係某縣某里某人田地或以何者為界務令經界嚴明不許紊雜欺隱于至各衛屯田如政理鄉則有水軍左右衛屯東梁鄉則有廣洋及瀋陽右衛屯遵教鄉則有驍騎右衛鷹揚衛屯翔鸞鄉則有苗守前衛虎賁右衛屯懷德鄉則有留守左衛鎮南等各衛屯含山縣銅城鄉則有江陰衛屯梅山鄉則有廣洋瀋陽右衛屯移風鄉則有鎮南衛屯中間民田不無間雜若不嚴立界限民田或欺隱為屯軍屯或侵占

乎民弊害愈滋今議合請撫院并屯院嚴立禁約行各該衛所管屯魯知會督令各軍先期各執由帖比對四至插立椿標如屯一庄田若干頃畝拽立一本牌書各田頃畝責令軍民各具甘結如有欺隱侵占民田許諸人呈首及查訪得出務以軍法從事庶軍民田地不至混淆可以杜埋沒之弊矣

一議定弓口以立文則

查得丈量之用步弓勢所不免但擾士夫里老告稱本州田土薄瘠地方頗濶如照洪武鈔尺每五尺作一步弓似未免稍刻合無比照蕪湖縣依先年縣昌縣量田步弓以六尺五寸為度先打鉄弓一把存州另製木弓一百餘張每里都排年各製一張俱用鉄包裹印烙記號以防增損換易等弊至于圩田寬曠丈量或用篾簟一條二可十弓為則首尾各用鉄線纏記隨搭隨長似於丈量更覺便易也

一議均攤田以免魚併

查得本州有夏稅每畝科正耗麥三斗二升一合秋粮入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三斗二升一合没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二斗四升民田每畝科正耗米五升三合五勺新增田每畝科正米三升三合秋粮有犧牲

所米滁州永盈倉米存留本州倉米有種馬免徵田每二頃養兒馬一匹三頃養騍馬一匹每匹本色徵銀三十兩折色徵銀二十四兩此外又有起存馬草馬站驢站牛犢璽角料價農桑絲絹户口食塩帶徵軍餉等項誠如撫院所謂名色衆多頭緒不一各件催徵日日追呼民不安生今議丈量明白今後查照江南事例每田一畝該秋粮若干夏麥若干免徵若干馬站若干馬草若干食塩桑絲若干逐一攤派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若干凡該田地所出錢粮盡數通攤如一户某户丁幾丁田地若干共該秋粮若干夏税若干免徵若干馬草若干馬驢站粮若干塘麻若干牛犢若干揔出給由帖派定規數每年收獲之餘一下派徵陸續竟自完納庶一免頭項之多民可依期而完納矣

一議處承佃以昭均平

查得州縣故絶田地多為豪強　存處粮在户無人承佃節該本　承佃耕種輸納粮差外但正户之田原有　承佃之田原無價值計今丈量之後經界既正　攤派適均在置買田地人户止存本等田　者勢減不至偏重但承佃人户向

之苗粮　亦照衆遠均若不預處似未免無價而享　利矣今議承佃人户分派停妥合無量議　築城之費庶斟酌劑量不偏而人心亦自安矣

一議定畫圖以杜影射

田有定所變價不一使徒丈量而不畫圖則方圓形體莫知人易欺隐今欲量田必令田主佃户量畢照依原契田畝坵段若干四至某田各填于前刻之内仍畫一圖于紙後或係方田或凹田或斗田或凸田或乾田或蛇田或月牙田或豸角田或牛角田或長灣或一字形狀不一務須明白書寫横直各若干步積算該若干畝此即　國初所謂魚鱗册如此詳悉庶幾田畝易別查算有方阡陌具在于目前積猾難肆乎欺隐矣

一議清攢造以垂永利

竊照目今大造之年歷年黄册體式有定今議丈量田既均平而粮亦均派矣若造册仍舊不行清查將來積弊復滋矣合無定議丈量完日將草册起造務另立册式如一户某人原田若干畝以前養馬秋粮夏税若干為舊管今實均派田粮若干為新收寔在

此照納粮當差永為定規庶可垂無窮之利矣

田之目三曰上曰中曰下粮之目五曰夏麥曰農桑絲
曰秋粮米曰馬草曰馬驢站粮
本州蘆洲塲計二十九處洲有漲出新生有坍塌荒地
有熟地有基地有光灘有水影有稀蘆有密蘆有草地
色名不一大抵利歸于豪右而害貽于窮民即今清查
課或有增無減也

會典　弘治五年奏准九江安慶每畝好蘆地科銀三
分二厘稀蘆地二分二厘池州好地三分五厘稀地二
分五厘應天揚州太平鎮江廬州和州苐府州好地四
分稀地二分七厘各處每畝熟地三分五厘軍屯熟地
并灘田灘地各三分低窪熟地二分五厘荻草地二分
草塌一分五厘草蕩一分其起科納粮者免徵柴課

滁州志

洪武十一年改建太僕寺于州南郭門外二里先是以江北諸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莽水泉利可收六年夏四月建寺城中龍興寺東董牧事令滁軍民戶養母馬一或母牛一馬母歲課駒一牛歲犢一至是以其隘甚改建馬（馬）設卿一少卿二寺丞四主簿廳一及滁陽等八監騸騍等十八郡諸郡縣馬印烙點視衆惡至滁二十三年更定五家養馬一匹駒同前牛戶如故亦歲課一犢如駒不足罰鈔貫七伯二十八年省監牧屬有司置管馬官于是州縣官

若滁州衛中右後三所土著軍牧養牛馬有常額田免
祖建文中改定官制陞寺丞為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
名而陞其品級又增設錄事及典廐典牧二署永樂初
一反前政制惟舊每歲少卿寺丞分巡江南北江淮東西
督視馬政馬印烙仍至滁弘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
遂不復至滁印烙末年裁省冗官有司奏罷寺丞二員
餘悉如故事說者以諸郡縣縣馬既不至滁視卿丞又更
巡而留都諸營操騎又時時當買補督發官寺仍當置
留都便斯則有司存而非愚慮之所及也
滁衛所五千戶所存內中右後三所人多土著與民雜占

田無限其後戶部奏言民田計畝科賦軍田免租悉籍
使牧太僕寺母馬牛歲課其駒犢上供左所人主遞人
走牘守城二十五年調鎮江衛人置前千戶所使屯荒
閒田人不足至取中所一百戶軍續焉凡五百六十戶
聽種食亦　給粮而以其贏入永盈倉以備他用法至
美後稍廢永樂初　詔明申諭令天下屯置紅牌一面
刊諭置牌中使傳觀守又慮寖久或弛廢設賞罰格創
劭之軍戶須餘粮十二斛得免罰然無賞踰石上者自
都指揮下至百戶賞有差不及石以上者罰亦自百戶
上各有差法甚備然滁屯軍至滁暮民固以雜占所餘

率磽确軍又好出遊服賈不治農田雜廣武等衛屯或
民地時見侵甚者其監臨官乘軍或孱弱陰受民賄遂
私賈賣軍即求又淆籍書詭其處至不可詰問田徒具
在所鏄靡施盡弊甚其後屯田張貪事行屯滌屯軍麻
起懇具言其情法又不得即免乃斃其中亡耗戶益見
又偷窳怠心治不如其私因又失粮常逋負無入至發
屋賣子不能償益逃徙死耗官不得已至取他戶羨丁
強抑配有恃空田牘而不識田畝若黃廬白黑亢鹵墳
隰者即有之又不可易以是富者貧貧者逸逸即不歸

率死蓋陵遲至是極矣斯亦仁人之所隱也夫為政如張
瑟琴普人具論列矣故變通改革匪人弗濟也悲夫故
生息耗而馬政亡竄易餘而伍符弊操切急而鹽筴盡
文致煩而學政衰都肆弛而兵制銷侵耗衆而漕事壞
賣鬻行而銓法壅法制潤而藩封滋贖赦輕而刑比疎
繕治勤而賦調重賞罰貿而功令陀流漸積而陋圍教
斯其弊所從來遠矣是豈惟屯田哉然而屯田甚矣頃
余聞山西屯田蔣僉事患屯田法壞亟請焉通籍其衛
所屯田子粒數戶勘詰已乃鞫田異賦第令毋失額屯
用大清仲尼所為興嘆于方策致志于損益者意在斯

哉固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知州王邦瑞修復滁州衛軍器庫記曰滁州城中西北隅舊有滁州衛軍器庫云予初視滁求其故不得名耆老而問之或曰國初時遺器也庫而藏之或曰衛歲造也藏之以豫罔（罔）遣主因竊嘆曰軍器國家大計也遺而藏之是干舊典歲造而豫戒不虞也今乃棄莫省滁其何恃乎遂殽其事繕屋以貯之設人以典之立籍以昭之而又欲舒已往之究謹將來（來）之交于時巡撫都御史高公巡按御史劉公咸報曰可乃會蔡指揮勳同視得軍器數若干間閱槍箭或書記年遠之則有宣德四年置造者近之則有成化十三年造者然後知為歲造無疑蓋衛中每歲必造軍器弘治以前則存貯各境即此是也繼後定運京之制故無貯焉初予之廉其事也聞有謝清者曾典守盜取無筭拘之則逋既而獲之方詢其狀未幾南都有犯盜銃（銃）者至銅數百斤曰自清來巡江御史朱公按其事檄下問庫始末責有司之踈并索清而予已先發其事隨繫清往朱公遂上疏以為軍器重多請移置南都　命下高公轉下余議余曰滁州為南都屏蔽不可無守留滁便遂留滁諸甲葉鐵又請每年給衛造器少寬科派則又設守者二人俾宿食其中

計是可無虞也嗚呼茲庫也更數十年藏數萬器軍民之膏脂不少也而皆塵土何成之難而棄之易也豈不可惜乎鬼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況夫不備豈不可慮乎予為是惜之慮之故修復之復慮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故刻之石